

楔子 怨嘆啊！

我叫做阿燦，我的命很不好，運氣很爛，爛到我懶得再活下去，所以我決定死一死比較快。我是認真的，不是只是在放嘴炮，不然我也不會在這裡。

這裡是哪裡？嗯……很難回答，因為我根本睜不開眼睛，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觸感告訴我，圍在身邊的是水，不是空氣，像置身海洋深處似的，有一種慵懶的舒暢感。

我溺斃了嗎？應該不是，我是死在輪椅上的，死掉的時候，最愛最愛的亮亮正坐在我的大腿上，和我一起繞圈圈。

所以這些水……說真的，不確定是什麼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沒有戴氧氣罩卻還是可以呼吸？但我很喜歡這種安全舒適的感覺，更喜歡固定出現、有節奏的砰砰聲。

什麼？你要問我，我的命是怎麼個爛法？

唉，說來話長。

不過我要先申明，我家老爸沒小三，老媽沒小王，兩人雖然偶爾會吵架，但婚姻狀況還稱得上美滿，我有兄弟姊妹，家庭狀況正常得很，既沒有家暴問題，也沒有智商不足的困擾，因此在十三歲之前，我是以天之驕子的狀態生存在二十一世紀的地球上。

可是命運在我十三歲那一年來了一個髮夾彎，從此我覺得生不如死。

那年我正在變聲，荷爾蒙大量分泌，獅子座的我很有正義感，對於維護地盤的和平安寧有強烈使命，於是血氣方剛的我，和一個專門霸凌華人的怪咖小霸王槓上了，有一次我們又起了爭執，一時擦槍走火，兩人大打出手。

也不知道那天是他吸太多大麻，太High了，還是我被鬼附身，覺得不把他打到哭爹喊娘不能罷手，總之，那天我們打慘了，打到兩個人頭破血流，戰況激烈慘痛。

是警察伯伯把我們分開的，這種事，到最後當然要找雙方家長來警察局解決，我比怪咖小霸王的運氣好，爸媽一接到電話，立刻到警察局把我接回家，還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，心疼得要命。

但怪咖小霸王聽說在警察局待了足足兩天，因為那個晚上，他老媽吸毒過量，死了。

之後他被社會福利機構帶走，從此不再出現在我們的社區裡。

大人說，怪咖小霸王專挑華人小孩霸凌，是因為華人爸媽太疼愛小孩，讓他看在眼裡，恨在心裡，嫉妒讓他的性格變得暴戾，出現偏激行為，這才變成華人小孩心中的毒瘤。

他被帶走，照理說我應該很爽，第一，我永遠都不必再看見他，第二，我爸媽對我的愛，是他爸媽拍馬也比不上的。

但是當我看著他頂著鼻青臉腫的大豬頭，提著行李，跟著警察阿姨從家門走出來時，我卻怎麼也笑不出來，我甚至覺得他很可憐，對他也有那麼一點點的抱歉。

但這樣抱歉的情緒只持續了半年，之後我每想到他一次，就忍不住罵一次幹！

因為他，我成了愛滋病患者。

沒有吸毒、沒有性經驗，人生單純無比的我，怎麼可能感染愛滋？

我的主治醫師個性異常執著，非要追到感染源，於是我們全家都去做血液篩檢，全家都很正常，後來我爸靈光一閃，想起了怪咖小霸王。

果然，就是他！

夭壽骨，什麼鬼爸媽，自己注射毒品還分享給兒子，這是哪一國的父母愛？！

幸好二十一世紀的醫學科技很發達，可以保護愛滋病患平安活到老。

只不過愛滋病的傳染途徑之一是性行為，我想，即使我再帥、再年輕有為，也不會有女人願意冒著感染風險和我上床。

這代表什麼？代表我不想禍害別人的話，一輩子得過著無性生活。

對於一個身強力壯、對性有無限好奇與幻想的年輕男人而言，這比滿清十大酷刑更可怕，最重要的是，我很愛、很愛亮亮……

國小畢業典禮，同學的志願通常是我將來要當歌星、我將來要當企業家、我將來要當機師，而我的志願卻是——我要娶亮亮當老婆。

很白癡吧？

亮亮的志願也很白癡，她的志願是想要快快長大當媽媽，快快生下一對姊妹花，教會姊姊愛妹妹、妹妹愛姊姊。

也許因為我們一樣白癡，才會這麼麻吉。

人生真的很殘酷，我深愛亮亮，每天都想像著牽著她走紅毯的畫面，可是卻不得不把她往外推，把她送到能真正愛她、護她，和她攜手完成夢想的阿鈞身邊……

你說，我的命是不是很爛？所以我放棄那一輩子，決定跟那個叫做月老的老頭子來一次穿越之旅。

又來了？我的頭被踹了一下！

我知道這片「海域」裡，除了我之外，還有另外一個人，他很喜歡踢我、捶我，時不時往我身邊靠，簡直是變態，我在心裡狠狠幹他兩聲，可是他的力道不大，還帶著一點點的溫柔，我想那應該是釋放善意的表現。

但我不想理他，就算他心懷惡意，我也不會跟他打架。

怪咖小霸王帶給我的經驗太慘烈，我發誓這輩子絕對絕對不再和任何人動手，就算被當成病貓也沒關係，這叫做吃一塹長一智。

突地，一陣波動向我襲來。

皺眉，我有點小不滿。

從幾個小時前開始，情況好像有些改變，平穩的砰砰聲亂了節奏，讓我不太爽，加上遠方傳來的尖叫聲擾亂了我的平靜，我想大喊閉嘴，無奈嘴巴張不開。

而那個時不時踹我的傢伙，可能比我更早發覺異樣，竟磨磨蹭蹭地擠到我前頭。

想看看發生什麼事嗎？好奇的笨傢伙，我想奉勸他，好奇心會害死一隻貓，但是……關我屁事？白癡才跟他擠，我還是留在這個舒服安全的環境裡……

然而一陣強烈衝擊之後，我身邊的水好像一股腦往外流，而那個好奇傢伙被水流給沖了出去，他一走，空間陡然變寬，感覺就像從單人房升級到雙人套房，加質加量不加價，老闆只優惠我一人VIP。

但優惠是優惠了，失去溫暖的水流，我躁動不已，我也想往外鑽，雖然我沒忘記被好奇心害死的那隻貓。

「大少爺生出來了，恭喜老爺、恭喜夫人……」

嗡嗡的聲音越來越近、越來越大，隔音設備突然被打破，不舒服的感覺越來越重，我氣得動手動腳，試著讓他們閉嘴。

響亮聲音再度出現，拔尖的嗓子……我發誓，如果不是因為我已經二十八歲，我一定會「著驚罵罵號」，一定要到宮廟去收驚。

「唉呀，裡面還有一個，快來幫把手！」

緊接著我的雙人套房不斷被壓縮，不知道是哪個沒天良的，不斷從外頭壓迫我，讓我在幹過無數聲後，頭一頂，身子一竄——

刺眼的光線讓我頭痛，我氣得想破口大罵，但發出來的竟是響亮清脆的娃娃音。

我、我、我……刺激過度，我要暈過去了。

就在我頭暈目眩之際，那個讓我想收驚的女人又扯開嗓子喊了——

「是小公子，夫人生了二少爺……」

第一章 娘親的祕密

雪一陣密、一陣疏，時而凜冽霸道，時而溫柔如絮，大地銀裝素裹，將世間滄桑埋於片片晶瑩剔透之中。

涵院過分寂寞，偶爾幾聲寒鴉淒涼鳴叫，幾點黑影停在殘枝上。

今年的冬天來得特別早，才十月就開始下雪，不知道有多少貧窮人捱不過這個冬天。

徐有善的一張臉冷得發白，送走大夫後，他呵著發凍的雙手走回屋裡。

徐有慈趕緊端來熱茶，送到弟弟手中，她看著弟弟連喝兩口後，拉著他坐到母親床邊，那裡有個火爐，爐火燒得正旺。

關雨涵看著一雙雙生兒女，滿眼的驕傲，卻是滿心不捨。怎麼辦？才二十八歲，她就要死了，還以為可以護著他們長大，沒想到……命運從來不肯幫她。

放下藥碗，關雨涵問道：「善善，大夫怎麼說？」

母親的問話讓徐有善紅了眼眶，但是他硬起脖子，像和誰賭氣似的，咬牙回道：「大夫說，娘放寬心思，好好吃藥休息，開春過後，身子就會慢慢好起來。」

聞言，關雨涵忍不住笑出聲，這孩子真不會說謊，她不捨的摸摸兒子的頭髮，柔聲道：「娘怎麼會不知道自己的身子，別哄娘了。」

徐有善的表情更硬了，他才不是哄，他是咬著牙和老天拚命，他重複一次道：「大夫說，娘放寬心思好好將養，自然會好起來。」

徐有慈看弟弟一眼，心發酸，卻強嚥哽咽，擠出一絲笑意，她坐到娘身邊，把頭靠在娘的肩上撒嬌。「娘別為難弟弟，就算大夫說娘的病得拖上一年半載，弟弟也必定是逼著大夫，在開春之前把娘給醫好。」

關雨涵拉過女兒的手，輕拍幾下，搖搖頭。

怕不是她為難兒子，而是他們被爹為難了吧，或者說，是被他們的祖母、姨娘、弟弟妹妹合力為難。

萬一她不在了，善善、慈兒會如何被對待？會不會淪為奴婢、任人欺凌？一想到這裡，她無法保持淡定。

「善善，你打開衣櫃，把最上層的木匣子拿下來。」

「是。」善善看一眼姊姊，見姊姊微微點頭，他轉身走到衣櫃前，照著娘親的話拿下木匣子回到床邊遞給她。

姊弟倆看著母親把匣子打開，裡面有幾件價值不菲的珠寶，是他們不曾見過的，若是趙姨娘

知道……想到她貪婪的嘴臉，徐有慈不由得蹙緊眉心。

「慈兒、善善，娘有話要說，你們務必聽仔細。」

「是，娘。」姊弟倆異口同聲回道。

「娘一過世，你們別理會娘的後事，帶著這些東西往東走，離開這裡越遠越好，當年娘只變賣一塊翡翠就能開鋪子、買良田、蓋新屋，在濟州府定居下來，我想這些足夠你們遠離此地，好好生活。至於那三間鋪子和三十畝地，就留給你們的爹吧，否則……」關雨涵說不下去了，輕嘆一聲，她連想都不敢想像那個否則。

徐有慈心知肚明，淡淡接話，「若爹知道我們帶走房契地契，就是天涯海角也會想盡辦法把我們追回來？」

徐有善目光微黯，低下了頭。

他和姊姊想到同一處了，娘這是讓他們拿銀子換自由，因為娘也預想到了他們不會被善待。真是可悲，這是明明是他們的家，是娘一手建立的家，可他們始終是外人。

小時候他傻，渴求父愛，努力在爹跟前表現，但無論他做得再好，也得不到父親的半句讚美，甚至他做得比徐有銘好時，還會惹得父親無故發怒。

他不懂，娘是正妻，他和姊姊是嫡子女，爹堂堂一個讀書人，怎麼會做出寵妾滅妻、疼愛庶子女勝過嫡子女的事來？

他曾為此感到忿忿不平，但是姊姊說：「我會選擇在乎愛我們的人，忽略恨我的人，不管我知不知道自己為何遭人恨。」

姊姊說的對，既然無法釋懷，就選擇忽略。

娘常說，姊姊從小就正經得像個老頭，不可愛、不撒嬌，長大要怎麼得夫婿疼惜？姊姊聽了也不生氣，只雲淡風輕地回答「不需旁人疼惜，我會疼惜自己」。

姊姊只比他早出生兩刻鐘，卻比他聰明太多，這聲姊姊，他喊得心甘情願。

關雨涵輕嘆，兩個孩子才十二歲，卻都是明白人，不說不論，不是因為無知，而是不願意自己傷心。

當年她的決定似乎錯了……

孩子們的爹叫做徐國儒，十幾年前通過鄉試，成為濟州最年輕的舉子，還被稱為少年天才，當年濟州府尹還打了一塊匾額送到徐家，高掛堂上。

後來老太爺去世，徐國儒再無人督促，接連幾次都沒通過會試，至今還不死心，仍舊寒窗苦讀，準備三年後的科考。

多數人在這種情況下，若非四處託關係，謀個縣主簿、通判知事之類的八、九品小官，就是轉行習醫或當夫子教習，日子總得過下去。

當然，皇親貴胄或祖上富裕的人不在這個行列中。

遙想當年，瀟灑風流的徐國儒進京赴考，卻得了個名落孫山的下場，收拾行囊預備返鄉之際，遇見能詩會文、長得一副好容貌的她，當下驚為天人，對她百般殷勤。

在自己最狼狽無助的時候，有個男人願意護著自己，她心生感激，打定主意助他一臂之力，讓他在仕途上能夠更進一步。

但她沒想到，兩人回到濟州，他家裡有個等著他成親的表妹，更沒想到他在他母親的堅持下竟改口稱奔者為妾。

徐家要求她讓步，退居妾位，她心冷，痛恨自己有眼無珠。

一步差、步步錯，婚書已經簽下，若他不肯放手，她當真要受這份委屈？

她不願意，她的驕傲也不允許。

「出嫁從夫，自然是夫婿說了算，只不過身為正妻主母得主持中饋，負責府中用度，若我是徐府嫡妻，自會張羅一家吃穿，若夫婿要雨涵當小妾，日後，我只須安分待在後院、伺候夫君，您說是吧？所以是要大紅花轎以妻禮迎雨涵入門，或是一頂小轎接我進府……不急，夫君好生考慮，雨涵在鎮上福安客棧靜候消息。」話丟下，她轉身，雇車往鎮上去。

徐老夫人被這番話氣得不輕，老太爺在世的時候，徐府有上百畝田地，老太爺死後，家裡無人營生，為供兒子唸書，良田幾乎被她賣光，到最後只能靠著自己和從小投靠的姪女趙姝娘做刺繡過日子。

她暗暗思忖，若兒子還想參加下屆科考，只能賣祖宅了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娶妻已是左支右絀，怎供得起小妾？

和不識字的表妹相比，徐國儒自然喜愛美貌聰慧、氣質高雅的關雨涵，若他是個鄉下泥腿子，或許還會將就，但他可是濟州年紀最輕的天才舉子，娶表妹已是委屈，還要放手關雨涵，怎生捨得？

然而母親哭哭啼啼，表妹還鬧上吊自殺，他被逼得左右為難。

在徐家亂成一團時，關雨涵啥事不問，逕自在鎮上買下兩間鋪子，又在徐家老宅附近買進三十畝地，蓋起大房子。

消息傳出，徐老夫人兩隻眼睛發直，她本以為關雨涵是身世飄零的苦命孤女，可以隨意拿捏，沒想到她竟有如此豐厚的嫁妝。

有錢，兒子上京的盤纏不愁，有錢，他們可以搬進大房子，重新過起有下人伺候的日子。

這會兒就算趙姝娘尋死覓活，也改變不了徐家母子的決定，最後關雨涵順利坐上妻位，趙姝娘委身為妾。

一頂大紅花轎把關雨涵抬進徐府大門，從此再沒人敢用「奔者為妾」來嚼說她。

新婚隔天，徐家三口隨關雨涵搬進新宅，她供吃供住、供花用，儼然是當家主母的派頭。

對於趙姝娘，關雨涵表現得無比大方，她二話不說，端盞喝茶，認了趙姝娘的姨娘身分。

趙姨娘腦子不好，肚皮卻爭氣，進門後不久一舉得女，徐有菲只比她的兩個孩子小半歲，隔年，趙姨娘又生下兒子徐有銘。

由於關雨涵對徐國儒的感激，在奔者為妾這事兒之後全數被抹殺，她不再想著為他的仕途謀劃，除了吃喝嚼用之外，不做多餘之事。

她的無視冷漠讓徐國儒端著碗卻吃不到飯，惱羞成怒。

可火氣再大，看人臉色吃飯，也只能生著悶氣，背過身就把氣出在年幼的孩子身上，所以比起嫡子女，那對庶子女更得徐老夫人和徐國儒的喜愛。

關雨涵將一切看在眼裡，她選擇忍氣吞聲，盡可能把孩子護在身邊，但同住了一個屋簷下，難免有顧不周全的時候。

她勸自己不著急，等女兒出嫁，兒子長大，能夠自立門戶，日子會越過越好，因此她從來不爭，把全副心力用來經營鋪子、教養小孩。

徐國儒運氣不好，考場連年失利，徐老夫人見狀，慫恿徐國儒接手鋪子，企圖掌控府中收入。

關雨涵放不放手？放！不過她敢放手，就有把握徐國儒接不穩。

不出所料，短短三個月，鋪子虧掉一百多兩銀子，他沒臉跟關雨涵要錢貼補，私底下逼著趙姨娘和母親把虧的銀子給貼上。

直到那時，她們終於明白，想悠哉度日，她們離不開關雨涵。

關雨涵認為再撐個四、五年，肩上的擔子便可放下，沒想到兩個月前一場病，讓她從此下不了床。

她怕了，怕自己等不及孩子長大。

關雨涵續道：「聽說信州氣候好，商業風氣鼎盛，是落腳的好地方。」

「娘要我們到信州？」徐有慈問。

關雨涵點點頭。「信州太守江柄琨的夫人程氏是娘的手帕交，你們到那裡，可以得到照應。」

她從匣子當中挑出一柄雲紋玉簪，式樣普通，但玉質極好，簪子後頭刻著玥玥二字。「這是程姨的小名，看到這個，她會知道的。」

徐有善皺眉，他書唸得極好，可娘始終不樂意他走仕途，若非他堅持，加上蘇生先三番兩次說服，娘根本不想他進學。

娘反對的話，來來回回都是那幾句——

「瞧你爹，讀一輩子書又如何？連妻兒都養不活！」

「伴君伴虎，當官的，能有幾個好下場？」

「仕途詭譎、人心難測，娘只求你一世平安。」

這些話無法說服他，他想贏過爹，想比爹更快在仕途上站穩，彷彿非要這麼做，堵在胸口的怨恨方能開解。

可娘提了信州，提及商業風氣，是要他們遠離京城，遠離仕途功名？

「娘……」看弟弟一眼，徐有慈猶豫該不該開這個口。

「慈兒想問什麼？」

「娘為什麼要我們離開徐家？終究是我們的爹和祖母，就算不親近，總不至於……」徐有慈停頓兩息，擰著眉道：「虎毒不食子。」

兩個孩子深深地望著母親，他們在尋求一個答案，或者說，是想解除心底多年的疑惑。

不是嗎？如果那些人真的是血親，怎麼會這樣對待他們？

關雨涵嘴角凝起一朵苦笑，她的慈兒、善善乖巧懂事，只要她開口，便會去做，從不追問為什麼，現在卻……是因為早已懷疑？

從什麼時候起的懷疑？從徐有銘把善善推進池塘，徐國儒卻把錯算到善善身上時？從孩子間爭執，被關進祠堂的永遠是慈兒、善善開始？從徐國儒對他們不假辭色、目露鄙夷、藉故發怒開始？

該說實話嗎？

她快死了，祕密還能守得住嗎？她不說，難道徐國儒不會說？到時添油加醋，傷的依舊是她的孩子。

看著兒女，女兒像極了自己，兒子卻長得像他，兩人並肩，彷彿是當年那對璧人，那樣的投合，那樣的默契。

他們應該永世不離的，只是命運從不幫她。

「記不記得年中善善從學堂回來，很興奮地說著已故丞相關伍德的事？」關雨涵問。

「記得。」

關伍德整整當了二十八年的丞相，是他說服先皇出兵平定南蠻，是他建議先皇加強對少數民族的統治，是他建立養廉銀制度，設置軍機處，澄清吏治、改革積弊，以致於國庫充盈，百姓負擔減輕。

他還在大周王朝各處建立兩千七百三十五座糧倉，讓百姓在天災來臨時，不必賣兒賣女，得以溫飽度過災難。

他與明崇皇帝勵精圖治，致力於富國強民，替大周打下萬代根基，沒想到因為扶持錯了人，最終竟成為朝堂奸佞、叛國罪臣。

「他……」關雨涵深吸口氣後說道：「他是你們的外祖父。」

徐有善驚愕的瞪大雙眼，這樣偉大的人物竟是他的外祖父？！

真是太光榮、太驕傲了！他的心情激動起伏，他曾暗地立誓要成為像關伍德那樣的賢臣，造福萬民。

今年初，皇帝下令清查當年關氏叛國一案，短短數月，皇帝為關氏翻案，還其清白，於是關伍德的功績被百姓拿出來一說再說。

蘇先生也說：「當真可惜了，倘若關丞相還在，大周早早就併了吳、陳，而當今皇上將會和明崇皇帝齊名，共創太平盛世，無奈小人作祟，殘害忠良。」

至於那個小人是誰，蘇先生不說，可徐有善看過邸報，能猜出幾分，是已故皇太后及皇后娘娘的母族孫家。

有人猜，皇帝已經坐穩龍廷寶座，再也受不了孫家勢力遍及朝野，打算除了這根刺，才會出現翻案一事；也有人說，為扶持大皇子上位，皇帝必會保住孫家，翻案之事，不過是為安撫皇貴妃與二皇子背後那股勢力。

徐有善急切的問道：「娘，皇上已經為關家平反，我們為什麼不進京？說不定關氏還有後人，知道消息，一定會想盡辦法回京，對不？」

關雨涵眉心微蹙，怎麼能回去？

「當年，一條條的罪證羅列在城牆上，你們的外祖父和舅舅們成了罪無可逭的惡賊，十六歲以上的男子被絞殺，十六歲以下流放，女子皆沒入官妓。京城是娘的惡夢，此生，再不願回顧。」

徐有慈低聲問道：「娘是如何逃出來的？」她不相信爹有這等本事，能將母親救出來。

「抄家那日，我們被關進牢裡，曾祖母說，士可殺、不可辱，即使身為女子，也該為關家名譽盡力，那個晚上，關家女子二十七人在獄中服毒自盡，我們提早一步上路，在黃泉路上等待家中男子。我們不怕死，因為明白，欲加之罪、何患無辭，關家人沒有對不起大周，是大周對不起關家人，我們要一起去向先帝討個公道。」

徐有善點頭，蘇先生提過此事，這件事在京城盛傳，皇權再大，也杜不了悠悠眾口，關家女子的貞潔，百姓交口稱譽。

「娘以為自己已死，沒想到竟是被人救下，那個人極其溫柔、極其耐心，他聽我傾訴悲傷，聽我無數埋怨，聽我說許許多多大逆不道的話，在娘最狼狽的時候，有這樣的男人出現，娘情不自禁愛上了他。」

「直到某一天，他的母親出現，她說我是罪臣之後，不該攀上如此高貴的男人，只是她兒子心悅於我，她不願與兒子離心，她給了我兩個選擇，一是喝下絕育湯藥，隨她回府，終生做個小妾；二是遠離京城，終生不得與他相見。」

「娘選擇了後者，因為娘的肚子裡已經有你們，我無法放棄，即使明白未來迢迢千里，日子難繼。」

「在離京的路上，娘遇見徐國儒，他風流斯文、殷勤小意，待娘彬彬有禮，一路上他處處打點，讓人倍感溫馨，當時娘正急著找個男人，在你們落地之前，給一個名正言順的身分，於是他成了我的首選。」

「娘自稱寡婦，說腹中有子，為夫家所不容，可是徐國儒體貼寬容，說他願意給我一個家，守護我和孩子，我這才點頭與他成親，簽下婚書，誰知回到濟州府，卻有個趙姨娘等著當他的妻子。」

「我沉默，等待他的答覆，他卻說奔者為妾，一句話便想定下我的身分。若是只有我一人，委屈，受便受了，可你們該怎麼辦？難道要因為我的錯，誤你們一世？再怎樣我都不能讓我的孩子成為庶子女，骨子裡，我仍舊保有關家人的傲氣。」

「接下來的事你們應該也猜到了，為著銀錢，徐家妥協了，可這也種下趙姨娘對我的仇恨，更別說徐有銘、徐有菲對你們的嫉妒。這些年，娘知道你們受了不少委屈，本想著熬到你們成家立業，有本事擔起一家的生活重擔，屆時徐有菲出嫁，徐有銘又是個不成材的，徐國儒、趙姨娘仍得靠著你們的施捨度日，自然不敢讓你們受委屈，娘的心事便能了了，誰曉得這一病竟會躺下。」

「善善、慈兒，離開徐府吧，你們羽翼未豐，一旦娘不在，這裡再不是家，而是狼窩，與其如此，外面雖然危險，卻比待在狼牙下安全。」

她一死，徐老夫人必定會將趙姨娘扶正，屆時她有權力作主一雙兒女的婚事，有權拿走鋪子田產，有權……她不敢再往下想。

徐有慈柳眉輕攏，看弟弟一眼，胸口微抽，其實她早就猜到爹與自己無緣，只是事實橫在眼前，心頭難受。

徐有善一個激動，跪到母親跟前，臉上帶著忿忿。「娘可不可以告訴孩兒，我們的親爹是誰？」像是沒料到兒子會這樣問，關雨涵先是一愣，而後是一陣沉默，過了半晌，她輕嘆一聲，沉重的哀傷在眼底瀰漫。

母親的目光讓徐有善想打退堂鼓。

可是徐有慈仍定定的望著母親，她要知道是哪個沒擔當的男人，既然護不了一個弱女子，怎敢讓人委身？

關雨涵看著女兒眼底的堅持，又嘆了口氣，這丫頭這麼固執，以後怎麼辦？

片刻後，她艱難地道：「慈兒、善善，那個爹……你們別要、別認，好不好？」

徐有慈不回答，她沒非要認爹，她只想知道個子丑寅卯。

關雨涵咬唇，凝聲道：「那人……咱們不能攀也攀不上，當年娘想得太簡單，以為能跟在他身邊，不去想國仇家恨，一輩子走著走著，也就過了，哪料得到會讓你們淪落至此。娘很抱歉，慈兒，妳若有氣，發洩在娘身上吧，今日局面全是娘誤了你們，對不起……」

看著蒼白瘦削的母親不斷道歉，就算心是銅牆鐵壁，也無法承受，算了，不說便不說。

徐宥善坐到床邊，環住母親的雙肩，發誓道：「娘別再說，那個爹，我們不要也不認了，我會聽娘的話，和姊姊離開徐府。」

兒子的保證讓關雨涵鬆了口氣，她對兩個孩子有信心，定能將日子過好，就是女兒太倔強，剛則易折，這道理女兒不是不懂，只是她那性子，日後不曉得要受多少折磨？

她不求兒女前程似錦，只願他們平安到老、兒女成群，對於人生，她從無大野心，唯願平凡自在，偏偏就這四個字，做起來卻如此困難。

關雨涵點點頭，握住女兒的手，柔聲道：「慈兒，聽娘一句勸，歷經過風雨，方知平安是福。」

服侍娘睡下，徐宥慈和徐宥善捧著匣子離開母親房間。

到了外頭，徐宥慈壓低聲音問道：「大夫到底怎麼說？」

徐宥善回眸望著姊姊，兩人是孿生子，心靈相通是常有的事，誰也騙不得誰，只是他不願意相信大夫的話。

她垂下眉睫，凝重地道：「知道你心疼娘，我何嘗不是？但若摸不清楚狀況，怎麼能謀算後事？難道要事到臨頭，任人宰割？」

儘管不同意娘的做法，不相信有誰能夠一世無慮，她不認為不迎向風雨，風雨就會躲著自己，但娘有句話說的對，徐府是狼窩，留在這裡，他們會被啃得連渣都不剩。

徐宥善鼻子一酸，啞聲回道：「大夫說，不超過一個月。」

娘的情況不樂觀，徐宥慈心裡已有數，可是她沒想到會這麼快……她握緊弟弟的手，正要說話，卻發現彩蘋探頭探腦的。

吞下哀傷，徐宥慈冷冷一笑，自娘病後，府中僕傭人心浮動，一個個擔心著往後要往哪棵大樹靠。

彩蘋發現大小姐看著自己，連忙加快腳步上前問安。

徐宥慈換上一臉親切，主動迎上，握住彩蘋的手，在她耳邊低聲道：「正想找姊姊呢，娘剛吩咐，彩蘋姊姊年紀到了，讓我把這件事掛在心上，悄悄問問姊姊，不知道姊姊心裡有沒有合意的人選？」

彩蘋心頭一驚，她沒想到大小姐會提及此事，但是奴婢的終身大事向來是主子作的主，她低垂著頭，雙頰泛起緋紅。

「姊姊別害羞，宥慈年紀小，思慮不周到，就怕挑錯人，耽誤姊姊一生。」

「大小姐選的人，自然是好的。」彩蘋的聲音細如蚊蚋。

徐宥慈頓了頓，問道：「不知姊姊覺得沈平怎樣？」

沈叔幫娘管著三間鋪子，這些年在娘身邊幫了不少忙，是個忠僕，他有兩個兒子，老大沈平，長相端正，行事周到，頗得娘倚重，每回沈平進府，府裡多少奴婢搶著擠到他面前，若是能用沈平栓住彩蘋的心，再好不過。

「全憑小姐作主。」

彩蘋的頭垂得更低，徐宥慈看不清她的表情，只好猜測道：「那這兩天我到鋪子對帳，同沈叔提提這事兒？」

「多謝大小姐費心。」

「姊姊也曉得，娘的病越發不好了，她深怕耽誤姊姊，想趁下個月沈叔生辰，喜上加喜，也算成全妳們多年的主僕之情，雖說備嫁有些倉促，若姊姊不反對，到時我會把身契還給姊姊，再給姊姊十兩銀子做嫁妝，不知道姊姊意下如何？」一個月，夠她籌謀了。

彩蘋眉心一凝，急忙跪地磕頭。「彩蘋願意服侍夫人，直到夫人身子康復。」

徐宥慈懶得多想她這是不想早嫁還是只是說說場面話，她只求最後這段時日，她能竭盡心力照顧母親。

她彎腰，把人扶起，婉聲道：「我明白姊姊的心意，沒關係，我同沈叔提過後再談，娘睡了，姊姊進去守著吧！」

「是。」躬身行禮，彩蘋進屋。

徐宥慈向弟弟使個眼色，兩人回到屋裡，屏退下人，關起門。

徐宥善問道：「咱們院子裡有那邊的眼線？」

她蹙眉點頭。「我本以為只是人心浮動，但今晨我到前頭給老夫人問安，老夫人問起鋪子生意。」那年的慘痛經驗，讓徐老夫人和趙姨娘不敢心存非分，如今再次提起，是因為知道母親病情沉重？怎麼知道的？誰洩露出去的？

兩個月以來，他們對外都說娘偶染風寒，而祝大夫的品德有口皆碑，他不會將母親的病況傳出去，倘若徐老夫人知道事實，只能是涵院出現內奸。

「姊姊，我不去學堂了，我們把院子清理一遍。」徐宥善咬牙道。

「不，娘所剩時日無多，與其打草驚蛇，不如按兵不動，我們要做的事還很多，沒有力氣和他們鬥。」

徐宥慈打開匣子，撫摸裡面的物件，每件都是上品，她的眼力不夠，卻也明白，把這些送進當舖，至少能換得五、六千兩，這筆錢，足夠他們在信州安身立命。

看著姊姊的動作，他握緊拳頭，不甘地道：「姊姊，我們真要到信州營商嗎？」

她遲疑片刻，反問道：「善善想不想去信州？」

他用力搖頭，說得斬釘截鐵，「我想進京，我想出仕。」

徐宥慈明白了，又問：「猜猜，娘為什麼要我們往東、往信州，而不是往南、往京城？」

「京城裡有娘不願意讓我們碰到的事和遇見的人？」猶豫須臾，他給出更接近的答案，「那個我們攀不上也不能攀的男人。」

「再猜猜，皇上已經替關家平反，娘為什麼不願回京？」

平反的第一件事，通常是發還家產祖業給後代子孫，開祠堂，告慰亡魂，即便娘不在乎銀錢，但能恢復關氏榮譽，娘沒道理不做。

徐宥善沉吟道：「有兩個可能，一是不願意見到那個人，二是來不及成行，娘已經生病臥床。」

「再想想，蘇先生不止一次向娘提及讓你參加童試，娘為什麼總是拒絕？」

「娘不希望我當官，她說徐國儒米麥不分、手無縛雞之力，沒有肩膀擔起家業，娘不願意我成為這樣的男人。」

「你信嗎？」

「不信。」蘇先生說他的才能遠超過徐國儒，徐國儒辦不到的事，他未必辦不到。

「不進京、不祭祖、不走仕途，誰讓娘如此忌憚？娘再疼愛你不過，為什麼寧可阻礙你的前

途，掐斷你的盼望，執意讓你棄文從商？」

是誰？關家人？不可能，若是關家人，娘插翅都會想飛回去；昔日仇敵？娘一個閨閣女子，又非與人相爭的性子，能有什麼仇敵？

「姊姊認為……是那個男人？」

徐宥慈鄭重點頭。「除了他，我想不出其他人。那個男人肯定位高權重，若你要走仕途，很可能與他相遇，我猜，娘打心裡不希望我們認爹，甚至不希望我們有任何交集，她最大的忌憚該是……」

「後院水深，複雜而危險？」

她嘆息，也只能是這個原因了。「善善，你想認爹嗎？」

「不想。」徐宥善毫不猶豫的回應。

「當年那位老夫人之所以逼走娘，定是擔心娘的身分會招禍上門，但關家叛國一事已然平反，若我們被認出，那些便宜親戚肯定會張開雙手歡迎我們，倘若真是位高權重的皇親國戚，到時，就算我們不肯認這門親，他們也會逼得我們點頭。善善，在這種情況下，你還想進京求取功名嗎？」

他咬牙回道：「我要。」他不願意在情況未明之前就退讓投降。

「知道了，你想做就做吧，姊姊一定會讓你心想事成，只不過眼前最棘手的是……」徐宥慈一頓，心裡想著，若弟弟真能順利走上仕途，那麼徐國儒將會是一條甩不掉的尾巴，皇上以仁孝治國，豈能容得下一個不孝的臣子？

「是什麼？」

「除籍。」她沉重地道。

徐宥善明白，除籍談何容易，若徐國儒不點頭，便是沒有血緣關係，他們也得當他一輩子的兒女，日後，他們若默默無聞、一事無成便罷，若有幾分成就，徐家定會巴著他們不放。想起這一家子，他就覺得噁心。

想了想，他問道：「如果用三間鋪子和田宅做交換呢？」

「你以為不交換，他就拿不到鋪子田宅嗎？」

丈夫掌理亡妻的嫁妝天經地義，任誰都不會多話，可是娘的嫁妝一旦落入徐家人手裡，他們再也別想沾，更可怕的是，身為父親，他能夠決定兒女的親事，好替徐家爭取更多利益，到時候別說除籍，便是脫身都難。

「那我們該怎麼做？」徐宥善問道。

一時間，兩人皆無語。

第二章 大街上的好戲

問題在徐宥慈的腦海裡盤旋數日，她仍想不出好辦法，徐氏一族早已沒落，族老死的死、病的病，幾盡凋零，到徐國儒這一代，只剩下他和幾個堂兄弟，可是其中唯有徐國儒唸過書，還考上舉子，其他的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夫，他們事事以徐國儒為首，誰敢同他對峙？在這種情況下，即便許以重利，她也不認為能夠成功。

儘管如此，該做的事，她還是一件件有條不紊地處理著。

娘給的首飾，她挑幾樣小東西留做念想，其他的連同現銀換成銀票，分別縫在衣服夾層中，貼身帶著，兩姊弟常用的東西也分批帶到鋪子裡收妥。

那三間鋪子是娘十幾年來的心血，從剛開始的處處碰壁，到現在生意穩定，若不是非走不可，她實在不願意賣，但她也不會傻得讓鋪子落入徐家人手裡。

徐家人是群餓不飽的白眼狼，這些年吃穿用度全靠娘親，他們何曾心存感激？

徐家人如何對待他們母子三人，她一樁樁、一件件都記得清清楚楚，在這種狀況下，讓她留下半瓢油水？想都甭想！

她低著頭，一臉心事重重，她不斷在心裡盤算，還有什麼事漏想了。

一輛馬車從遠處迎面而來，徐宥慈抬目望去，那是徐府的馬車，更正確的說法是，娘買的馬車。

早上她讓人備車，這才知道二夫人和二小姐乘車出門了。

哼呵，徐府哪來的二夫人？莫非徐國儒動作飛快，神不知鬼不覺，已經把趙姨娘的身分往上提了？

淡淡一笑，徐宥慈假裝沒看到，任由她們囂張作態，她倒想看看，那些人可以得意到幾時！就在她別過臉的同時，一隻全身雪白的大狗叼著小狗從巷子裡猛竄出來，大狗的體型碩壯，將近半人高，牠一衝出來，驚了馬，馬蹄揚起，車夫控制不住，馬車往一旁歪倒，當馬蹄落下時，正中大狗的身子。

意外發生得飛快，尖叫聲、哭喊聲頓時充斥著整條大街。

車夫掙扎著下車，跑到後頭將趙姨娘和徐宥菲扶到車外。

徐宥慈疾奔上前，跑得近了，才發現大狗早在驚馬之前全身已是傷痕累累，再被馬蹄重重一踩，只能躺在地上，嘴角冒著血泡，喘息不定，可就算如此，牠還是不捨地舔著摔在旁邊的小狗。

小狗剛出生不久，尚未開眼，大狗滿嘴的血，舔得小狗身上血跡斑斑，教人看著心生憐憫。人群中，不知是誰喊道：「魏郎中，你幫著看看吧，挺可憐的。」

一名穿著青色儒衫的男人靠近，蹲下身，摸了摸大狗，上下檢查一番後，搖搖頭道：「小姑娘，別忙，已經沒救了。」

徐宥慈輕抵著唇，抱起小狗，一手輕撫著母狗，柔聲道：「別擔心，我會照顧你的孩子，放心去吧。」

母狗竟像是能聽得懂人話，眼角滑下兩滴淚水，虛弱地舔著她的手。

她不嫌髒，輕撫著牠的臉，似安慰、似承諾，母狗在她的撫摸下，目光慢慢變得柔和。

分明年紀尚輕，卻慈眉善目，分明是血腥殘酷的一幕，卻在她輕緩溫柔的動作中讓人看見寧靜祥和。

沒有人發號施令，但周圍百姓有志一同噤聲不語，彷彿濡染了小姑娘身上的寧和，大家都盯著她，看著那雙白皙細緻的小手，一下一下安撫著母狗，彷彿她身上出現聖潔光輝。

侯一燦雙手環胸，和所有人一樣盯著眼前的少女，無法別開眼睛。

她多大了？十一歲？十二歲？

身形尚未長成，個子矮小、身材單薄，一張雪白清秀的瓜子臉，長睫彎彎，五官明媚，一身月白長衫，飄逸出塵，宛如下凡仙子。

是稚嫩年紀，但身上有著成熟女子的從容穩重，很奇怪，卻也很吸引他，他嘴角微微勾起，帶著點痞樣兒。

安溪轉頭看著主子爺，發現主子爺眼底浮起一抹……興味？應該是他看錯了吧，主子爺對女人向來只有膩味。

歪歪嘴，他再度轉頭看向馬車前的少女。

「你這個龜孫子，沒天良的死老鬼！你是駕車還是殺人啊？！我每個月拿銀子養你，是讓你謀財害命的嗎？！你這個瞎了狗眼的狗東西，讓你趕車，沒叫你過奈何橋，趕啥趕，急著去見祖先吶？別以為我不知道你老子娘……」

連珠炮似的怒罵聲響起，從車夫的祖宗罵到子孫後代，功力無人能及。

侯一燦越聽越覺得有趣，稀世人才吶，這口舌、這不經反應就能殺人於無形的高深能力，大老闆要是真有這等本事，哪還需要布暗局、裝孫子，弄出一張人畜無害的賢良臉。

但凡誰敢不聽話，直接把人叫到跟前，罵他個天昏地暗、鬼哭神號、山川變色，保證不出三天，祖墳裡躺著的八代祖先都會跳出來跪地求饒。

趙姨娘越罵越起勁，甚至還覺得光是動口不過癮，啪的一聲，五根鮮紅指印貼在車夫臉上。

「二夫人，不是奴才的錯，是……」他戰戰兢兢地往路邊輕輕一指。

趙姨娘順著看過去，這才發現一個小姑娘背對著自己，她馬上衝上前，連對方的長相都沒看清，就指著人罵道：「哪來的妖精，擋車擋道，喜歡當攔路狗，怎不搖兩下尾巴？」

徐有慈彷彿沒聽到似的，一下一下順著母狗的毛，沉靜的眼神與牠對望，淡淡的笑安撫了母狗。

「二夫人，不是姑娘的錯，是那條大狗突然衝出來……」車夫緊張極了，趙姨娘沒發現，可他已经認出蹲在地上的姑娘是大小姐。

「管他是狐狸精還是畜生，都給我往死裡抽！」

車夫哪裡敢？他可憐兮兮地向趙姨娘求饒。

「是不能打還是不敢打？你娘忘記給你生膽子嗎？」見車夫遲遲不動作，趙姨娘火大，一把搶過他手裡的鞭子，揚手就要往小姑娘的身上甩去。

潑婦！侯一燦拳頭握緊，右腳一踢，把安溪踢上前。

安溪沒站穩，整個人往前撲去，幸好他武功底子好，急切間，反手扯過趙姨娘的馬鞭，再一個鷓子翻身，穩穩地落回地面。

徐有菲皺眉，氣姨娘沒眼色，這般不管不顧地在大街上鬧起來，爹最好面子不過，事情若是傳到爹耳裡，姨娘還有好果子吃？也難怪爹瞧不上姨娘，姨娘這性子確實該改一改。

她朝姨娘走去，可還沒走到跟前呢，目光一轉，視線被侯一燦給吸引住了，她頓時倒抽了口氣，濟州府哪來的這號人物？

約莫十七、八歲，丰神俊朗，朱面丹唇，一表人才，氣質翩翩，劍眉斜飛入鬢，一雙丹鳳眼散發著勾魂魅力，他神情肅然，唇邊卻掛起一抹似笑非笑。

兩人眼神相對，紅霞倏地飛上徐有菲的頰邊，她強按捺住狂跳的小心肝，刻意伸長脖子，優雅地走到姨娘身邊，拉拉她的衣袖，阻止她鬧事。

趙姨娘被女兒一扯，這才發現手裡的馬鞭不曉得幾時被人給搶走了，再轉身一看，許多百姓圍觀，正對著自己指指點點，還有人刻意放大聲音說——

「哪來的罵街潑婦，是誰家的糟糠，還不帶回去管教？」

趙姨娘惱羞成怒，卻找不到那個出聲的，目光一轉，肥肥的奶油手朝安溪胸前推去，怒道：「怎

麼？仗勢欺人？」

侯一燦冷眼望著趙姨娘，正想要華麗麗登場，好讓對方慘兮兮下場，就見徐有慈的掌心貼在大狗眼睛上，為牠闔上雙目，接著緩慢起身，轉身面對潑辣婦人。

這會兒，趙姨娘這才看清楚「狐狸精」是何方妖孽，若是以前，她會避開，利益為上嘛，可現在……她揚眉冷笑，等不及立刻踩她幾下。

甩開女兒的手，趙姨娘挺身上前，視線在安溪和徐有慈身上轉兩圈，意有所指地道：「我說誰吶，原來是咱們徐府的大姑娘啊，大夫人病得下不了床，當女兒的不在旁邊伺候，卻成天到晚往外跑，到底忙什麼去了？原來是春心萌動，有相好的啦？！」說完，她瞄了安溪一眼，這小子眉清目秀的，兩人倒也相襯，不過天底下哪有這麼好的事？徐有慈當了十幾年的大小姐，總得為家裡盡一份力。

趙姨娘沒讀過書，本是鄉里鄙婦，卻因為給了徐國儒做小，再靠著關雨涵一手經營，過上優渥日子，吃好穿好，幾年將養下來，皮白肉嫩，勉強有幾分貴婦人模樣，但不開口還成，一開口就洩了底。

這種話甬說小姑娘，就是經事婦人也聽不下去，潑髒水也得有個限度，圍觀路人眼底皆不禁透出鄙夷。

車夫見狀，暗道不好，府裡馬車、驢車各一，馬車只供老爺夫人、大姑娘、大少爺出門使用，可夫人病倒了，管不來中饋，趙姨娘把下人集合起來，訂下不少新規矩。

當奴才的就怕飯碗捧不牢，只能照著新規矩走，可是讓大小姐一個姑娘家自個兒在大街上走，若夫人追究起來……他的賣身契還在夫人手裡，可怎麼辦才好？

「二夫人。」他吶吶地喊一聲，望她能息事寧人。

徐有慈冷眼瞥去，不自覺顯露出一股氣勢。「何時徐府多了位二夫人？是妳嗎，趙姨娘？今兒個怎麼有空帶庶出女兒上街？」她瞄了一眼徐有菲，臉上不喜不怒，唯有淡漠清冷。

侯一燦臉上的興味更濃了，熟人撞上熟人啦？看來這丫頭也不是好惹的，只不過年紀尚稚，小女娃能敵得過大潑婦嗎？他退後兩步，帶著看好戲的心情望著這一幕。

「徐有慈！」掌理中饋月餘，趙姨娘早認定自己是徐府夫人，沒想到這個死丫頭竟當著外人的面落她的面子。

同樣地，庶出女兒四個字狠狠刨著徐有菲的心，她悄悄地朝侯一燦拋去幾眼，輕蹙眉、輕咬唇，眼眶微微泛紅，做出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。

這是她最擅長的本事，人前溫婉，人後狠戾，陰招毒招時時出，徐有慈姊弟倆在她跟前吃過不少虧。

「姨娘衝撞姊姊是姨娘不對，妹妹向姊姊道歉，可是姨娘終歸是長輩，伺候爹和祖母多年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，姊姊且讓她幾分，留她些許顏面，有事咱們回家再說，好嗎？」

天曉得她有多嫉妒，她姓徐，也是徐府小姐，只因投生到姨娘肚子裡，所以她不能讀書識字、學琴習藝，只能跟著姨娘學刺繡針黹。

她不是夫人的女兒，就不能跟在高貴的夫人身後進出，學習掌家理事，她也想要有徐有慈那身小姐氣度，也想雍容高貴，也想出口成章……她怨吶！

徐有慈揚眉淺笑，這就是徐有菲，靠著一張我見猶憐的臉到處騙人，到最後情況總會變成嫡姊欺負庶妹，而且徐有菲真聰明吶，回家再說？這事兒關起門來，會變成哪個版本，還不由

著她們兩張嘴？老夫人不會聽她的，徐國儒更不會聽她的，說不定到頭來還真成了她在外頭勾引男人。

激不了徐有菲，激激趙姨娘還是成的，這事最好由外人嘴巴傳到徐國儒耳裡，至少還能得兩分公正。

「姨娘？長輩？妹妹有無讀過大周律法？妾為奴，可買賣，小小姨娘竟稱是大小姐長輩，不知是徐府亂了上下尊卑，還是妹妹沒規矩？再說，姑娘矜貴，名節再重要不過，趙姨娘卻當著滿街百姓直呼本小姐名諱，這在正經人家後院，是該被發賣出去的，對吧？」

這話說得有理，妻妾不分，亂家根源，一個卑微姨娘在眾目睽睽之下都敢往正經小姐身上潑髒水，關起門來還不曉得有多少難聽的，這要在旁人家裡，早就被亂棒打死了。

有人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終是嫡庶有別，教養不同，難怪娶妻娶嫡，迎妾迎庶。」

徐有菲聽見了，咬牙切齒，額間青筋暴露，可是她也知道那人並沒有說錯，爹把面子看得比什麼都重，口口聲聲規矩，時時刻刻把門風掛在嘴邊，倘若今日之事鬧到爹跟前，就算祖母和爹再偏心，也不會輕易饒過姨娘，更別說爹還想當官呢，對於名聲更是看重。

侯一燦笑得更痞了，這對異母姊妹一個傲如松柏，一個喜裝蓮花，家中事大刺刺地鬧到街上，徐府後院水還真髒。

然而趙姨娘眼皮子淺，過去能屈能伸，是因著吃人嘴軟、拿人手短，可關雨涵都快死了，她幹麼還低頭？再等上幾天，別說嫁妝，就是徐有慈、徐有善兩個賤種也得任她擺布。

想到此，她得意洋洋，再無所顧忌，扳動手指道：「我倒要看看妳的腰桿還能硬多久？十天還是二十天？」

徐有慈心頭一震，她是怎麼知道的？眼下能靠近娘的只有彩蘋，她已經將人按捺住，莫非還有她不知道的漏洞？

見她遲遲不語，趙姨娘樂得臉上開了花。「不曉得妳這個大小姐能當到什麼時候？放聰明點吧，對我低個頭、道聲歉，說不定我還會手下留情，否則日後王二麻子、李瘸子，妳的婚事，我這個『母親』說了算！」

趙姨娘若有幾兩腦漿，就不會在大庭廣眾下說這種話；若她有半點心機，就會曉得這種不要臉的事只能暗暗做，不能明著說，偏偏她是個又蠢又笨的，只圖嘴皮子痛快。

徐有菲急得一跺腳，不斷拉扯她的衣袖，低喊道：「姨娘！」她心想，那位瀟灑的貴公子要看不起自己了。

誰知趙姨娘依舊不管女兒的阻止，再次把女兒的手甩開，快步上前，伸手搶徐有慈懷裡的幼崽。

一個不注意，小狗的後頸被趙姨娘掐住，痛得嗷嗷叫。

徐有慈擔心她弄傷小狗，不得不放手，可想起前塵往事，她凝目，聲音冷冽地道：「趙姨娘，千萬別做讓自己後悔的事！」

趙姨娘仰頭大笑。「好啊，我倒想看看誰會後悔！」她倏地抓起小狗，雙手舉高，把小狗狠狠往地上摔。

見狀，徐有慈的表情終於有了波動，不自覺倒抽一口氣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侯一燦不知道怎麼辦到的，就在小狗快落地時，他彎腰、手一撈，眾人還沒弄明白發生什麼事，小狗已經穩穩地回到徐有慈的懷抱裡。

徐有慈愣愣地再次感覺到手中的熱度，急跳不止的心兒慢慢平復，她鬆了口氣，隨即凜冽的目光射向趙姨娘。

趙姨娘被她盯得心頭微顫，要是個聰明的，早該鳴金收兵，偏偏趙姨娘就是不懂得適可而止，非要逼得她低頭，她伸出手，恐嚇道：「把闖禍的狗崽仔給我，否則等我成了妳母親……」威脅她嗎？非常好，既然趙姨娘蠢得那麼過分，她不介意再添把火，她微抬下巴，一臉的傲氣，對著圍觀百姓說道：「我父親徐國儒是堂堂舉子，若三年後會試上榜，就是板上釘釘的官老爺，我母親出身名門，琴棋書畫樣樣通，這樣的男女才堪稱佳配。」她把視線調回趙姨娘身上。「妳一不識文，二不懂規矩，《女誡》、婦德皆不懂，有什麼資格當我的母親？請問，此事可是爹爹親口對趙姨娘允諾的？」

趙姨娘這才猛然想起事情未成定局，萬一關雨涵在中間攪和，表哥心存別的念頭，事情變動怎麼辦？

徐有慈不給趙姨娘爭辯的機會，續道：「甬說母親身體康健，就算母親真如趙姨娘所言，病重未癒，妳身為侍妾，不在跟前伺候夫人，卻在外頭詛咒主母，攀咬小姐，目的為何？再則，姨娘口口聲聲說要成為我的母親，是姨娘身懷異能，能斷人生死，篤定母親定會身亡，姨娘接位？或是父親允諾要寵妾滅妻，扶姨娘上位？又或者是……姨娘在暗地裡對母親做了些什麼？」

這話到後頭已經帶上指控，嚇得趙姨娘緊閉雙唇，徐有菲則是臉色慘白。

風舞城是濟州不大的城鎮，也是離徐府最近的鎮子，過去不太熱鬧，只有附近幾個村子的人會到這裡趕集，後來鋪子越開越多，漸漸地聚集了人氣，關雨涵的鋪子就開在這裡。

這兩、三年，風舞城裡開了一間福客居，裝修得頗為雅致，是濟州不少名人學子喜歡談詩論文的場所，徐國儒是福客居的常客，他的學問不怎麼樣，詩倒是作得不差，因此頗有幾分名聲。

百姓一聽到徐國儒的大名，想他那樣的風流名士，竟放任姨娘欺辱嫡女？無規矩不成方圓，他若是連後院都整治不好，如何治州、治府、治天下？不由得議論紛紛——

「徐先生挑姨娘的眼光恁地差？心狠手辣，連隻小崽仔都不放過。」

「姨娘嘛，暖床玩意兒，和奴婢差不多，喜歡就收，不喜歡就賣，有什麼眼光不眼光的？」說這話的，和徐國儒有幾分交情。

「姨娘在大庭廣眾之下都這麼囂張了，關上門……那個後院有多髒吶？」

聞言，趙姨娘和徐有菲臉色鐵青，可是她們再有手段，也不能在這裡發揮，於是趙姨娘恨恨地剗了徐有慈一眼，拉起女兒轉身就走，腳步之快，夾了尾巴逃似的。

徐有慈屈膝向眾人說道：「多謝鄉親公道。」接著她低聲吩咐車夫收拾母狗的屍體後也跟著離開。

侯一燦看著她逐漸走遠的身影，著實難掩錯愕，就算他沒有太多出場畫面，好歹也為她擋下了鞭子，替她救下那隻小畜生啊，她怎能就這樣走了？

不過片刻後他笑了，這個丫頭有個性！

見主子爺笑開，安溪大著膽子道：「爺，英雄救美，英雄要親自出馬啊，您踢奴才出頭，姑娘怎麼能看得到爺？」他摸摸委屈的屁股，爺的那一腳，他的屁股肯定受內傷了。

侯一燦睨向他，二度抬腿，再補一腳。

安溪嗚咽兩聲，可憐的小屁屁再度受創。

說起他們家主子爺，簡直就是……爺是怎麼說的？哦，對了，是怪咖！

爺出生在鎮國公府，是大房嫡出的二少爺，國公爺五代都是在戰場上保家衛國的大將軍。

不過現在的國公府很大，住的人卻很少。

但這可不能怪府裡夫人的肚皮不爭氣，夫君一天到晚上戰場，男人不在家，女人要怎麼生孩子？再加上每回邊界大戰，府裡還得損失幾根頂梁柱，一代一代傳下來，國公府的人才漸漸凋零，現在府裡只有老國公爺、國公爺、夫人以及兩位少爺。

二房早已死絕，只剩下一個二夫人和大姑娘，二夫人長年寄居寺院，不問世事，留著大姑娘獨居也不是辦法，於是大夫人把人給接回了國公府。

三房在三老爺過世後堅持分家，眼下只剩三夫人和三少爺，外人不解，或許會問，大樹之下好乘涼，三房寡母獨子為啥要鬧分家？

這故事……實在是讓人心酸，自從三老爺戰死沙場，老國公爺一提到讓三少爺學武，三夫人就失心瘋，丈夫和兩個兒子都死於戰場，她情願上吊也不肯再讓小兒子去打仗。

可國公府的規矩是，凡侯家子弟，都必須習武，為保衛大周江山盡力。

這條規矩讓三夫人寧可不要鎮國公府這塊招牌，也不肯讓兒子使槍耍棒，步上父兄後塵。

國公爺心知弟媳難受，說服父親，從此三少爺侯一鍊棄武學文，如今在國子監讀書。

由於國公府這條五代不破的規矩，對孩子的教育從小便是重武輕文，府內聘請不少江湖好手，不光指導大少爺、二少爺武功，連他們身邊的小廝都得認真學，十幾年下來，兩位少爺的武藝自然是京城數一數二的，便是和江湖大俠較量也不會輸。

如果三少爺棄武從文是種怪咖象徵，那二少爺就是怪咖中的上乘。

大少爺、二少爺是雙生子，長得一模一樣，一樣可愛、一樣聰明、一樣能幹、一樣討人喜歡，只不過很少人會把他們弄錯，實在是兩個人的氣質……相差太多。

大少爺沉穩嚴肅，靠近他十步範圍內，就會感受到一股冷冽氣息，據二少爺所言，那叫做肅殺之氣，是出門打仗必備的聖品。

二少爺事事漫不經心，總是笑得比狐狸還狡詐，和三教九流稱兄道弟，將青樓妓女引為知己，這副德性常氣得國公爺踹他，罵他品性不端，可二少爺卻說「懂什麼，這叫人脈」。

二少爺的人脈上到大老闆，下到販夫走卒，能和大老闆下棋，能和乞丐啃饅頭，上上下下都能打點周到，平心而論，挺不簡單的。

兩位少爺一起學文、一起習武，長大之後，大少爺承襲家業，十四歲就被送到戰場上歷練。軍中有人好辦事，幾年下來，打過幾場勝仗，現在有了炫風將軍的封號，挺威風的，在京城年輕一輩中可以橫著走。

當年國公爺也一起帶二少爺到北疆，但短短三個月，二少爺就被遣送回府，因為……太沒面子了！

你見過打仗時，對敵人高喊「君子動口不動手」的嗎？

你看過遇到敵人，立刻轉身往後跑的嗎？

若二少爺沒有武功，膽小如鼠，腦袋裝花便罷，偏偏二少爺是武舉的探花郎，文舉的狀元郎啊！

唉……你說，這是不是怪咖中的極品？

國公爺說，二少爺運籌帷幄，對敵計策一個比一個詐，有用沒用？有用！國公爺幾次立功，全仗著二少爺的詭計。

問題是，在戰場上拚搏，多數時候靠的是實打實砍、眼明手快的能耐，行軍布陣是將軍的權責，如果二少爺是大將軍便罷，可剛進軍營的二少爺不過是個小小兵，他的權責是拿刀子喊殺喊打，偏偏二少爺……異常重視「和平」。

因此不管把二少爺派到哪位小將麾下，都會出現上司下屬溝通不良的問題。

「將軍，我不是說過，這種打法不可能贏的啦！」

「兵行詭道，您老老是這麼『實在』，只有挨打的分。」

「早聽我的，現在會這麼慘？」

那些從刀劍下挺過來的將軍，怎麼可能受得了二少爺的冷言冷語？他老激得大小將軍怒火蒸騰，還有人跑到國公爺跟前大喊「這將軍我不做了」。

軍中最怕啥？最怕窩裡反，敵人不來攻，自己先大亂，在無數次的衝突後，國公爺也怒了，狠狠揍了二少爺一頓後，把二少爺送返京城。

返京後做啥？當然不能當紈褲，得規規矩矩走文官路線。

老國公爺到處請託，好不容易幫二少爺在兵部謀了個小官，沒想到二少爺不知道在哪裡遇見微服出巡的皇帝老爺，兩人相談甚歡，然後……

淡泊名利的二少爺再也不必當官，從此天涯海角任我遊，到處跑、到處晃，生意一樁做過一樁，鋪子一間開過一間。

錢賺得多，府裡人人跟著吃香喝辣，在外頭人家，肯定樂得很，問題是他們是國公府，國公府的少爺怎麼跑去當商人？士農工商，商為末流，二少爺這可是狠狠掃了國公府的面子。

二少爺就是這樣我行我素，氣得國公爺一提到二少爺就大喊孽子，早早上奏摺請封世子，把爵位傳給大少爺。

在他心裡，二少爺比世子爺更聰明、更厲害，可惜沒有上進心，想到這裡，他不由得「深情款款」地望向二少爺，跟在二少爺身邊多年，他很清楚國公爺的痛心。

「這樣看爺，被爺俊美無儔、巧奪天工的容貌迷住了？」侯一燦斜眼看他。

「是啊，爺就剩這副好樣貌了。」

侯一燦翻白眼，扇子往安溪頭上敲下去，哪家的下人敢這麼明目張膽的表示主子爺很沒出息的？「你家主子爺光靠這副好樣貌，就能吃遍天下無敵手！」說完，他快步往前。

安溪盯著他的背影，一嘆再嘆，誰讓他奴才運差，人家安川跟在世子爺身邊，早早脫去奴籍，當上小將了，唉……當時挑小廝的時候，他怎麼就不會對世子爺多拋幾下媚眼呢？

只是此時再多的懊悔也無用，他一跺腳，快步追上前。

主僕倆一前一後進了福客居，掌櫃的一看見侯一燦，連忙把人迎上二樓。

「在外頭守著，誰也不准進！」侯一燦吩咐道。

「是。」安溪應下話，轉身站定，雙手橫胸，一身武林盟主的氣派，心裡卻想著，肯定是大老闆派人來了，他真想知道大老闆的身分。

福客居是侯一燦在多年前置辦的產業，生意不差，但濟州是個小地方，要說賺錢嘛，有限，不過能蒐集到不少消息。

去年朝廷議定，要鋪設一條貫通南北的大路，等道路開通，風舞城將會成為聯絡南北道路的重要城鎮之一。

侯一燦知道的是第一手消息，從去年開始，他陸陸續續在這條道路必經的幾個城鎮州縣買下不少鋪面，現在消息傳開，有不少地方的鋪面土地開始漲價，他不確定風舞城的情況如何，但商人嘛，能夠逢低買進自然最好。

「爺，上頭發話，要尋李三元的碴。」黑衣人低聲說道。

「老闆決定搞多大？是抄家滅族、丟官丟人？還是小懲小戒、殺雞儆猴？」

「小懲小戒，殺雞儆猴。」

侯一燦點點頭，笑得一雙丹鳳眼勾動人心，這事不難辦，若要抄家滅族，光是蒐集足夠罪證就得花上大把時間，小懲小戒的話，小事一樁，當官的有幾個人的屁股能乾淨得了？更別說李三元富得流油。

如果能夠順便把揩下來的油放一點進袋，說不準在風舞城買鋪面土地的本錢就夠了。

「知道了，你回一趟京城，稟告老闆，最慢兩個月可成事。」

「是。」黑衣人轉身，走出房間。

另一名黑衣人上前，低聲道：「風舞城裡有三家鋪面想賣，屬下已經約了後日午後與賣家見面。」運氣這麼好？昨兒個剛進城，今天就有消息了？「位置在哪裡？」

「都在城南，兩家賣糧的位置好，又連在一起，價位會高些，另外一家是賣布的，鋪子小一些，三間鋪子的主人是同一個。」

在這個時機點賣？是知道消息想趁機賺一筆，還是缺錢花用？「賣家身分？」

就知道主子要問這個，黑衣人連忙回話，「三間鋪子的主人姓關名雨涵，二十八歲，育有一對十二歲的雙生子女，關氏的丈夫是個舉子，多年來仕途未再更進一步，也無做其他營生，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全靠關氏的嫁妝。關氏確實有幾分本事，十幾年來生意經營得有口皆碑，風舞城百姓提到這幾間鋪子，都說童叟無欺。」

既然生意好，為什麼要賣？「知道對方賣鋪子的原因嗎？」

「有消息傳出，近日大夫經常進出徐府。」

侯一燦抿唇淺笑，又姓徐？敢情這風舞城裡，徐是大姓？

「除了這三間鋪子，還有其他鋪子想賣嗎？」他預估買入二十間鋪面，等消息廣為人知後，價錢定會水漲船高，他得加快動作。

對，他的前世就是那個命很不好，運氣很爛的阿燦，他在現代是化妝品公司的總經理，雖然算不上公司的第一功臣，可是從無到有、從草創到擴大，一路走來，他學得不少。

「還在等消息回報。」

「抓緊著辦，過年後得回京城一趟。」祖父生日，連大哥都領了聖旨往回趕，他可不敢裝無知。

「是，主子！」領下命令，第二名黑衣人走出房間。

「那邊又生事了？」侯一燦揚眉，看向最後一個黑衣人。

「是，王尚書之子王斌惹上人命官司，大皇子到大理寺落井下石，被二皇子逮到小辮子，鬧

到皇上跟前。」

「噗！」侯一燦很不厚道地笑出聲。

這回皇上肯定又要崩潰了，後宮佳麗三千，沒有三千寵愛於一身，皇上把雨露均霑四個字落實得很徹底，可是只有皇后生下了大皇子，以及皇貴妃生下了二皇子，其他的都生不出兒子，以這種生產率，留那麼多女人在身邊，著實奢侈。

而且那兩位皇子都是二十歲的……蠢蛋！

朝政不行，唸書不行，品性不行，但有一件事倒是做得不差，結黨結派。

他們在朝堂上到處結交，肯與之合流的就是自己人，反之就是對方人馬，而保持中立的鎮國公府恰恰好是兩個皇子眼中的對方人馬，何其無辜啊！

而惹上人命官司的王尚書家，面臨的問題和他們鎮國公府類似，只要哪個皇子心情不順，就會被踩個幾腳。

依照往例，主子自會暗中出手，助對方一把，因此黑衣人問道：「主子，要派人調查此事嗎？」

「不必，會有人在兩個皇子耳邊遞話，王尚書很快就會轉危為安。」更正確的說法是，從顧人怨變成眾人捧。

過去，侯一燦閒閒沒事插插手，替國公府找幾個盟友，買點好名聲倒是無妨，但這兩年他的事業越做越大，沒時間管閒事，因此在兩個皇子身邊埋下幾顆棋子，打今年初起，已經有兩、三個人能夠起作用，他讓人在大皇子、二皇子耳邊點上幾句即可。

「如何分辨敵我？不是看誰跟在自己身邊，而是看誰被對方下黑手。」

若是後者，就得盡速拋出橄欖枝，不斷「加好友」之後，族群就會越來越龐大，因此大皇子動手，二皇子就圓事，一左一右下來，大理寺肯定要秉公處理，免得落人口實。

總之，皇子再爛，骨頭裡流的也是龍血，誰敢得罪？

侯一燦也不奢求，只求這兩年他在拚事業的時候政局別太亂，好讓他的生意順風順水，賺個鉢滿盆溢。

唉，實話說，憂心忡忡啊，將來不管是誰上位，對國家都不是好事，皇上自個兒也清楚，可是能怎麼辦？統共就兩個親生兒子，只能在矮子堆裡拔高個兒，皇上可沒那麼大的胸襟，肯學堯舜搞個禪讓政治。

不過皇上才三十七歲，正值人生精華期，侯一燦完全不擔心皇上的精蟲活動力，倒是擔心皇后和貴妃娘娘的滅龍能力，來一個殺一個，來兩個殺一雙，龍種再多，也趕不上滅絕速度。

所以他該不該為國家朝廷盡忠，給皇上找個外室，生幾隻有用的小恐龍？

再考慮、再想想，再……

「主子爺，真不管王斌？」黑衣人再問一句。

「不管。」侯一燦答得斬釘截鐵。王尚書家不學無術的闖禍精是該管管了，否則就算這次沒事，也難逃下回。

「是。」應下話，黑衣人從懷裡掏出信，放到桌上。

侯一燦瞄了兩眼，是堂姊的筆跡，不必看都能猜出內容，不就是讓他早點回京，祖父的生辰快到了，讓他幫著找幾件好東西。

說到他家堂姊，絕對稱得上古代仕女的典範，琴棋書畫不在話下，溫良恭儉讓人人誇，德容言功破兒棒，再加上強大背景，京城多少人想要求娶。

只可惜，都議定好出嫁日期了，沒想到先是婆婆暴斃，死得不明不白，這一守喪就是三年，好不容易出孝，公公卻搶著先辦喜事，要娶了年輕貌美的小表妹。

兩人情感深厚，房事和諧，誰曉得年紀大，禁不起操練，眼看婚期在即，公公又沒了。

堂姊這一拖二拖，就拖到了二十三歲。

依侯一燦看來不算壞事，晚點成親，晚點生孩子，對女人更有保障，何況堂姊夫那個家族和後母實在稱得上奇葩，若非是從小訂下的娃娃親，反悔不得，這門親事真是不妥當，所以晚就晚了，他很高興堂姊能在家裡多留幾年。

就在府裡開始幫堂姊備嫁時，傳出堂姊夫的通房丫頭有孕，什麼鬼話啊，守孝期間竟搞大通房的肚子？

這還不夠離譜，更離譜的是，二孀說：「不嫁能怎樣，都二十三歲的老姑娘了，還能說得到好親家？」

他跑到二孀跟前說：「堂姊不必嫁得這麼憋屈，我養她一輩子。」

堂姊哭得梨花帶雨，二孀卻是鐵了心，非要把她嫁出門。

他一陣火大，打算到無緣的堂姊夫家放把火，沒想到火沒放成，卻聽到大祕辛，原來大肚子的不是通房丫頭，而是堂姊夫的新繼母，敢情他家老爹是撞見兒子和妻子暗通款曲，才會氣得身亡？

他因此撂下狠話，要是二孀非要堂姊嫁，就斷了這門親戚，至此二孀才歇了心思。

同時間，堂姊夫家的醜事像野火燎原般傳遍京城上下，連皇上都關心。

實話說，他還真想問問皇帝老子對他家堂姊感覺如何？至少侯家的基因和家教不錯，培養出來的接班人肯定比之前那兩隻精明得多。

腦子轉過兩圈，侯一燦提筆。「我寫一封信，你親自送回京城。」

「是。」說完，黑衣人走到桌邊磨墨。

第三章 商場老狐狸

徐國儒聽到同儕繪聲繪影地描述趙姨娘母女和嫡女之爭，幾個至交奉勸他別寵妾滅妻，再疼惜庶女，也得把正室嫡女擺在第一位。

哼！什麼正室嫡女，關雨涵幾時把他當成丈夫了？就連洞房花燭夜她也沒伺候過他，要不是吃穿得靠她撐著，他老早把人給休了，更別說那兩個小雜種，把他們擺在第一位，卻把親生血脈往後撂，像話嗎？

心裡氣得火燒火燎的，可是同儕的勸告，他半句都辯駁不得。

今年的春闈又沒考上，他還盼著三年後的會試，想當官，名聲就不能臭，所以他再生氣，家裡亂七八糟的事也只能爛在肚子裡。

關氏病了，原本他沒擺在心上，人嘛，吃五穀雜糧，怎麼能不病不痛，好生養著就行，可是趙姨娘話裡話外都在暗示著關氏的身子撐不了太久。

要是趙姨娘所言為真，他就得事先盤算。

關氏的能耐他是清楚的，他不曾傻得在她死前有所動作，免得她來個魚死網破，自己活不得，也不讓他好過。

到時候他先把房契田契拿到手，不擅經營就賣了換錢，兩個雜種年紀還小，不難擺布，徐宥善嘛，為著名聲，不能往人牙子那裡送，留在家裡當個奴才吧。

至於徐宥慈，年過四十的錢大富錢員外好美色，正房妻子早沒了，但府裡還有七、八個小妾姨娘，錢大富見過徐宥慈一面，驚為天人，可他想著把人留在家中再養個一、兩年，兩家再結親，但錢大富不想等，希望年後就來抬人，而且一開口就是三千兩聘禮，這麼大一筆錢，著實教人心動。

但過完年，徐宥慈才十三歲，外頭的人要是知道了，不知道會怎麼說？這事兒他還得再琢磨琢磨。

倒是娘一再叮嚀，屆時要把趙姨娘扶正，他沒反對，可這件事發生後，擺明了趙姨娘上不了檯面，往後她能同其他的官夫人打交道，替自己謀劃嗎？

於是徐國儒藉此事大鬧一場，先堵上娘的嘴，再罰趙姨娘跪祠堂，罰徐宥慈、徐宥菲禁足兩個月，徐宥慈還要抄《女誡》三百遍。

徐宥慈罰抄《女誡》，徐宥菲卻不用，倒不是他故意偏心，唉……提到這個，他不得不說，趙姨娘眼皮子忒淺。

關雨涵教養兩個孩子很上心，兩人還在牙牙學語時，就開始學著背《三字經》，兩歲認字、四歲拿筆，要不徐宥善能被蘇裴禮瞧上眼，親自教導？

為了這件事，他還同關雨涵鬧上一場，逼她每個月拿出十兩銀子給宥銘、宥菲請先生，誰曉得趙姨娘捨不得銀子，把銀子給昧下，兩個孩子吃玩玩鬧到大，直到宥銘八歲，他才發現不對勁，急忙親自給宥銘啟蒙，而宥菲至今大字不識一個。

徐國儒下定決心，趙姨娘撐不起徐府門庭，絕不能將她扶正。

心思一動，他決定物色適齡女子，最好像關氏一樣，能帶著豐厚嫁妝進門，再生幾個孩子好好教養，他就不信，憑自己這等人才，生的孩子會輸給那兩個雜種？

就這樣，落榜後的徐國儒沒有痛定思痛，閉門唸書，反倒成天在外忙著找下一任妻子。

趙姨娘足足在祠堂跪了三天三夜，宥菲也乖乖待在屋裡做針線，但徐宥慈只禁足一天，連墨都還沒磨上就出了門。

為啥？很簡單，她不出門巡鋪子查帳，府中用度從哪裡來？

徐老夫人什麼都好談，唯獨銀錢上的事算計得清清楚楚。

雖說關氏不管中饋，但府裡每個月花用的五十兩紋銀得靠鋪子的收入，若是被那些個黑心肝的夥計把銀子給貪了，損失的可是她。

徐老夫人也想去巡鋪子，可兒子嫌棄營商低賤，怕墮了名聲，不許宥銘碰，而她和趙姨娘、宥菲，大字不識半個，哪能看得懂帳本？所以再不喜，也得讓徐宥慈出門。

「沈叔，官府那邊打理過了嗎？」

「大小姐放心，已經遞過銀子，鋪子買賣的事不會傳出去。」

沈安是個精明俐落的穩妥人，那年家鄉洪水，父母遭難，兩個女兒死於瘟疫，他只好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遠離家鄉，半路上妻子病發，沒錢可醫，幸得關氏照顧收留。

這些年來他幫關氏經營鋪面，鋪子從一家變兩家、三家，他也從一個小小的賣貨郎搖身一變成為大管事。

沈家上下對關氏感激不已，幾天前大小姐讓他私下尋人，要把鋪子賣了，他聽著，心頭一揪，疼得說不出話來，這三間鋪子是他和夫人的心血啊！可他也明白，若非走投無路，大小姐不會出此下策，難道夫人已經病入膏肓？

他的心情沉重，既心疼夫人，也感到前途茫茫。

「沈叔，那件事大家怎麼說？」

「三間鋪子共有夥計帳房二十七名，簽下死契的有十八人，活契九人，我探問過大家的意思，多數人都希望能繼續留下來。」

關氏待人寬厚，除月銀外，每年的分紅沒有少過。能夠做到管事的，都能攢銀子給家裡置產買屋了，所以當沈安問大家想留下或離開，多數人選擇前者，可是新東家能這樣待他們嗎？徐有慈明白他的擔心。「沈叔，先別擔心，我會盡力向新東家爭取最好的條件，買主什麼時候到？」

「應該快了，我到外頭候著。」

「麻煩沈叔，順便幫我叫阿默進來。」

「是。」沈叔走了出去。

徐有慈彎下腰，把腳邊的小狗抱起來，牠吃飽了，正睡得酣熟，可愛的睡相，讓人忍不住想笑，她輕輕撫著牠的背，低聲道：「叫你雪球好不好？你長大會變成什麼樣兒？會像你娘一樣，對不對？」

這時候的她，鬆開緊鎖的眉眼，方有少女的天真爛漫。

曾經，她養過一隻小狗，和雪球一樣白、一樣可愛，但是被徐有菲搶走了，娘出面幫她要回來，徐有菲不敢不還，可是卻在她耳邊用只有兩個人聽得見的聲量說：「我得不到的，妳也別想得到！」

隔幾天，她的小狗口吐白沫，連大夫都來不及看，身子已經冰冷。

那年她和徐有菲才六歲，六歲的小丫頭，心怎麼可以這麼狠？

從那之後，她再不敢小看徐有菲，也幸虧自己的不小看，否則她早已失去弟弟。

那時候她不懂為什麼爹對徐有銘、徐有菲的懲罰總是高高舉起，輕輕放下，為什麼對他們就是雞蛋裡挑刺？現在她明白了，那是因為親疏遠近自然不同。

她低下頭，臉頰往雪球的臉上蹭兩下，承諾道：「我會保護你的。」

把雪球放回舊襖子上，徐有慈翻開帳冊，娘經營的三家鋪面，兩家賣糧，一家賣布，營收一年勝過一年，年初時娘說：「照這個情況下去，八、九月就能攢到足夠的銀子，可以再買兩間鋪面，做點脂粉生意。」

這些年搬到濟州的外來戶越來越多，人多生意自然好，沈叔結識一名做脂粉的匠人，頗有手藝，娘想與對方合作，可惜年初的時候徐國儒進京赴考，逼著娘拿出一大筆錢，之後雖慢慢存下銀兩，但十月娘又開始生病，計劃只能擱下。

病榻前，她對娘說大話，「我會讓生意越做越好，待開春，攢夠銀子，娘把脂粉鋪子的生意交給我吧！」

娘那時笑得看不見眼兒，拍著她的頭，讚她有志氣。

是啊，誰說女子只能依靠夫婿，女人也可以撐起一片天地，像娘這般。

兩下清脆的敲叩聲響起，徐有慈抬眉，說道：「阿默嗎？進來。」

門打開，十六歲的少年走進來，看著他，她露出笑顏。

娘常說，她最能耐的不是做生意，不是琴棋書畫，而是「撿人」。

十幾年前，娘撿到沈叔一家子，於是鋪子有了今日的局面，而去年撿到阿默……

娘真真是獨具慧眼，撿到一個能文會武、性格沉穩的阿默。

那時阿默被打得奄奄一息，棄在城牆邊，路過百姓都以為他死了，幸好還是有好心人要把他抬到義莊，當時娘在場，二話不說拿銀子捐棺木，誰知他沒死，眼睛一張，嚇得路人紛紛倒退，還以為是詐屍。

娘倒是不怕，雇人把阿默送到醫館，他的傷很重，連大夫都沒把握能把人救回來，幸好他命大，硬是撐了三個月，終於撿回一條命。

之後，他就住在鋪子裡。

取名阿默，是因為他不喜歡說話，他不交代來歷、不提過往，只是踏踏實實地做事，踏踏實實地過日子，可是踏踏實實的他，時不時會給大家一個驚喜。

他會認字、會武功，他那雙巧手更是令人瞠目結舌，他幾乎是全能高手。

娘常會笑著說：「往後娘不擔心慈兒和善善沒人照顧。」

雖是玩笑話，徐有慈卻也明白，阿默入了娘的眼，打算好好栽培。

她也喜歡阿默，喜歡他的沉穩睿智，喜歡他像柱子似的能讓人依靠，不生畏怯，而讓她最喜歡的是，阿默長得和弟弟有幾分相像，比起她和弟弟，他們倆更像手足。

她喜歡熟悉的人、熟悉的事，安全的感覺會讓她感覺愉快。

「小姐。」阿默低喚。

「坐下吧，我有話對你說。」

阿默不客氣，拉開椅子，坐在她的對面。

「你應該聽到風聲了，我打算賣掉鋪子。」

「是。」他乘夜翻進徐府圍牆，悄悄地探過夫人幾次，他心知肚明，夫人的情況很糟。

「鋪子賣掉後，我會和善善進京，你想留下，還是跟著我們？」

「京城？不是信州？」阿默反問。

徐有慈目光一凜，與他對視時瞬間明白了，娘同他說過心中打算？娘託他保護他們到信州？

「我們不會照著娘的話做。」她老實回道。

接著，沉默橫在兩人中間，他在她眼中看見堅持，片刻過後，一聲嘆息逸出。

還是得到京城？這是命運天注定嗎？好吧，既然老天如此安排，他就順著她的心意走下去，看看結局是不是像慧安大師說的那樣。

「明白了，我會跟大小姐、大少爺一起。」

他的回答讓徐有慈鬆了一口氣。

好吧，她承認自己對未知的未來感到不安，承認想要依賴，她知道自己沒有大本事，卻把話說得十足，只是不想弟弟害怕。

「待會兒收拾收拾，隨我回家，可好？」

娘身邊需要有人守著，她不確定趙姨娘從何處知道母親的病況，眼下她沒有精力盯著涵院上下，只能把母親守得滴水不漏。

「好。」

徐宥慈吸氣，又道：「放心，我不會虧待你的。」

「大小姐從未虧待過阿默。」

她不由得笑開，她想告訴他，以後以兄妹相稱吧，但沈叔的聲音在門外響起。

買家到了！她抱起雪球說道：「你先幫我照顧牠，到時我們帶牠一起走。」

「好。」阿默抱起小狗轉身往外，門打開，與來人擦身而過時，阿默不著痕跡地打量對方一眼。

侯一燦也回望了阿默一眼，若有所思，再看看雪球，他的嘴角啣起笑意。

接著，當他的視線與徐宥慈對上的那一瞬間，他忍不住滿肚子愉快。

看來他的敏銳度降低了，在聽到隱衛說大夫經常出入徐府時，他就該命人探聽關雨涵的，不過沒關係，他喜歡這個意外之喜。

徐宥慈起身迎上前，問道：「不知公子怎麼稱呼？」

侯一燦有些錯愕，他這種吸人眼球的長相，走到哪裡都會招惹得女人春心蕩漾，她居然不記得他？

穿越以來，他最得意的就是這張臉，完全不輸給前輩子的阿鈞，他敢保證，如果在這輩子碰見亮亮，她一定會被自己迷得東倒西歪、不知所措。

可是這丫頭居然對自己毫無印象？她是視力有毛病，還是審美觀出問題？

啪的一聲，侯一燦甩開扇子，搖了兩下，用最風流倜儻的表情望著她。「姑娘不覺得本少爺眼熟？」

這麼冷的天還搧扇子，腦子有病？徐宥慈皺眉，偏頭望著他，半晌後搖頭道：「恕小女子眼拙，不記得在哪裡見過公子。」

阿燦猛搧兩下扇子，說不清是生氣還是失望，只覺得肚子裡一股莫名其妙的氣往上升，莫非是炭盆子燒得太旺，令人煩躁？

「若是沒有本公子，妳那隻小畜生恐怕已經變成一灘血水了。」

她想起來了，反問道：「是公子救下雪球的？」

她居然喊牠雪球？如果她知道自己救下的是什麼……前一刻還氣著的，這一刻，他卻想笑了。她不是諧星，她把自己搞得很嚴肅，她沒有任何會讓人發笑的點，但是光看著她，他就覺得想笑。

「不然呢？」

「對不住，那日有點混亂，沒來得及同公子道謝，多謝公子出手相助。不知公子如何稱呼？」她的態度謙和，口氣溫柔，規矩得尋不出半點錯處，真是……小古板一個！雖然是有趣的小古板。

「侯一燦。」他回道。

徐宥慈點點頭。「侯公子請坐。」

他沒推辭，坐到阿默方才坐的位子，自己給自己斟茶，一雙眼睛從頭笑到尾，種滿桃花的丹鳳眼最擅長勾引人，可惜小丫頭心思純正，不受勾引。

她真不懂得欣賞，不過他決定原諒她，誰讓她荷爾蒙尚未分泌。

她微蹙雙眉望著他，他握著杯子的手指修長白皙，身上的衣料貴重卻不張揚，但就是那笑容帶著痞氣，他是一時興起逗人玩兒？還是真心想買鋪子？

「聽說侯公子有意買下我的鋪子？」她決定單刀直入。

「是，姑娘打算怎麼開價？」侯一燦也不與她繞話，直奔主題。

「我有兩間糧鋪，一間布莊，糧鋪位置較好，打算賣一千兩百兩，布莊略小，想以一千兩銀子賣出，不知公子想買哪一間？」

他的笑容微微加大，價錢確實公道合理，但她果然還是個丫頭，做生意的手腕太生嫩，兩句話就露出底牌，她怎會認為別人一定會同意她開的價？

做生意要懂得爾虞我詐，這般正直，肯定要吃不少虧。

徐宥慈看他的表情，也意識到自己心急了，娘教過她這是做生意的大忌，她連忙深吸口氣，叮囑自己要穩住。

侯一燦笑望著她，大人不應該欺負小孩，可他就是想看看她手足無措的模樣，他不喜歡小小丫頭學老頭兒，淡定是中老年人的專屬情緒，看來也許該讓她吃點虧，學一課。

「若侯某三間都想買呢？」

一口氣買三間？是財大氣粗還是玩笑話？她有些難以置信的瞅著他。

看見她的疑惑，他道：「侯某是真心想與姑娘談生意，若我三間都買下，不知姑娘能讓多少價兒？」

她想要公道他就給公道？沒這回事兒，公道是要自己爭取的，所以就算她開的價合理，他偏要再壓壓。

對他們這種貴公子而言，買鋪子跟買糖似的，一時興起就能買賣，就算關門擺著也不覺得浪費，可是這樣子的話，那些個夥計該怎麼辦？

徐宥慈一這麼想，嘴上便多問了兩句，「請問公子買下鋪面打算做何用途？做買賣還是租賃？或者什麼都不做？」

侯一燦好笑地問道：「姑娘這麼關心侯某的生意？」

她皺起眉心，稚嫩的小臉上有著老頭的沉重。

她這樣的表情看在他眼裡，更覺得有趣，奇怪了，怎麼會這樣呢？是不是這個時代沒有喜劇電影，讓他的笑點變低了？

他的笑讓徐宥慈覺得莫名其妙，是不是她表現得很糟糕？她還有一種好似被他看穿的無措，第一次談生意經驗不足，她被他幾句話挑得心浮，不由自主地又道：「靠這三間鋪子吃飯的有近三十人，若公子買了鋪子卻不打算做生意，很抱歉，我不能把鋪子賣給你。」

哼哈，果然住在海邊，連夥計的未來生計都要管？她是天性雞婆，還是寬懷仁義？這讓他忍不住又想逗逗她。

「若姑娘不管侯某的用途，我可以照姑娘的價錢給，若姑娘非要多事……恕侯某多說一句，夥計的事和姑娘有什麼關係？頂多一人幾兩銀子打發便是。」

徐宥慈知道應該盡快把鋪子賣掉的，時間不多了，還有不少事急需安排，可她一走了之，其他人怎麼辦？她萬分掙扎，過了半晌，她黑白分明的靈動大眼對上他魅人的丹鳳眼，堅定地道：「對不起，若不能確定用途，我不能賣。」

侯一燦點點頭，眼底露出兩分欣賞，有骨氣！

「侯某明白了，姑娘的意思是，買家日後得照管這近三十人的生計？」

「是。」這是她的堅持。

「這是強人所難吶，我怎麼知道他們會不會對我忠心，會不會在背後捅我一刀？對不起，我習慣用自己的人。」

徐有慈猶豫片刻，把手邊的匣子推到他面前。「這裡頭是夥計們的身契和月俸冊子，有身契在手，侯公子可以少了這層顧慮，再則，他們都是鋪子裡用老了的人，有經驗，對生意上手。」她略略一想，又把帳冊挪到他面前，再道：「這是上個月的帳冊，侯公子可以看看，比起風舞城的其他鋪子，我們的利潤相當不錯，這些全賴夥計們的辛勤。」

底牌全數亮出來了？唉，實在太嫩了。

勾起丹鳳眼，侯一燦得寸進尺，「這些身契是免費奉送，還是要額外加價？」

徐有慈考慮片刻，京城居，大不易，若手邊能有更多銀子自然是好，不過娘說了，賺錢也得有良心。

「我本想發還身契的，既然侯公子有這層顧慮，我把它們送給公子，只是公子必須允諾善待他們。」

她口氣凝重，擔心這些人失去生計，卻不知道他缺人缺得緊，他還打算在風舞城買下不少鋪面，有這些可用、能用的在地人，最大得益者是他。

不過，他是個狡獪商人，明明是既得利益者，卻還要裝出一臉的猶豫。

見他如此，徐有慈忍痛咬牙道：「若公子同意，三間鋪子，我只收三千兩。」

朝廷已經開始徵工，只要動工，兩年之內，道路必定開通，這裡的鋪子至少要漲個三、四倍，她主動壓低價錢，又送人手相助，這麼好的條件，他再不點頭就是傻子！

雖然坑一個年幼無知的小丫頭讓他的良心多少受損，不過無商不奸，就當是她繳學費，學會商場如戰場，善良大義是派不上用場的。

「成交。」侯一燦丟出兩個字。

徐有慈暗暗吁了口氣，她當然知道自己吃虧了，可她輸在沒有時間，輸在各方諸多限制，輸最多的是她有良心，他沒有。

「侯公子能不能再答應我一個條件？」

「說。」

「在這個月之內，暫時讓鋪子維持原貌經營，不要對外宣布易主的消息。」

意思是不讓別人知道鋪子賣了？這是在防誰呢？

他是二十一世紀來的無聊現代人，熱愛八卦，對這個滿臉嚴肅也滿身故事的小丫頭，他越來越感興趣了。

「爺，去哪裡？」安溪亦步亦趨跟在自家二少爺身後。

強將手下無弱兵，到風舞城不到半個月，距離收購目標只剩四分之一，侯一燦預估，再待上五到十天就能前往下一站。

離京大半年，買下兩百家鋪面、土地近三萬畝，近四成的鋪面裝修完成，過完年後將會陸續開幕，而尚未處理的，他等著翻上幾倍後再轉手賣出。

至於土地，等道路開通，商業繁盛，越來越多的人口進駐，就會需要更多的土地，炒地皮是

致富最快的捷徑，他不做，難不成還當善心人士，把機會留給外人？

岳鋒哀號不停，直喊人手不夠，他負責總帳，並訓練掌櫃、帳房，沒有岳鋒當後盾，他的生意沒辦法拓展得這麼快。

當然，他的制度確立、賞罰分明，也是功勞之一。

提到這個，他倒是想讓沈安進京，讓他在岳鋒身邊待上一段時日。

買下徐宥慈的三間鋪子他是賺了，但更賺的是人才，在做生意這方面，沈安不簡單，沈安手下有幾個人也足堪大用，由僕看主，那個小丫頭應該不是沈安他們的正牌主子，那位正牌主子肯定不是泛泛之輩。

想到小丫頭……不曉得有沒有機會再見她一面？

「爺……」安溪再喚一聲。

「去看看蘇先生。」侯一燦終於有回應了。

蘇裴禮是個飽學之士，可惜運氣不大好，年少中舉之後再沒更進一步，不是學識不足，而是命運有傷，每逢會試，他必定大病一場，起初家人還以為他得失心太重，以致於勞思傷身，每每勸解皆無用。

直到二十歲上下，有個高明術士為他相面，說他生不帶官印，便是再有才學也無法走入仕途。可他不信邪，不成親、不營生，咬牙閉門苦讀。

考到三十歲後，他才對仕途死心，在家人的安排下娶了小門小戶的女子薛氏，旁的不敢說，薛氏生孩子的本事驚人，進門後一年一個，接連生下六個兒子，樂得公婆闔不攏嘴。

蘇裴禮把對科舉的滿腔熱情全放到孩子身上，長子十歲就考過童試，這麼小的秀才，大周朝還沒見過呢，百姓驚掉眼珠子，直說是文曲星下凡。

兒子是自己親手教的，蘇裴禮能不曉得天才是一分的資質加上九分的努力嗎，他家兒子最大的能耐不是天資，而是勤奮。

童試每年舉辦一次，鄉試和會試三年一回，隔年蘇家老二也在十歲之齡考上秀才後，坊間百姓炸了鍋，這回不說文曲星下凡了，是啊，天底下哪有那麼多的文曲星，這回說的是蘇家風水好，才能接連生下兩個神童。

有一段時間，蘇家附近的土地房子大增值，價錢翻了數倍。

最有趣的是，有人乾脆捧著大把銀子求到蘇老太爺跟前，希望他們賣房。

蘇老太爺自然不肯，一門兩秀才，還是大周朝最小的，有這麼容易嗎？

但蘇裴禮一口應下，拿賣房的銀子換一間大宅院，這會兒六個兒子要是娶親生子都能住得下了。

搬進新宅後，再過一年，老三又考上了。

緊接著，蘇家中秀才的速度跟上薛氏生兒子的速度，還不只是這樣，在老三考過童試之後，三個兒子同時下場參加鄉試，三個十出頭歲的男孩站在考場前方，硬生生比人矮上半截，多少人以為他們是來搗亂的，沒想到放榜後，三個全中舉了！

這件事太匪夷所思，連皇上都有所耳聞，命考官翻出三人的卷子，細細一讀，最後只道：「蘇家人才輩出。」

隔年春闈，蘇家大郎、二郎、三郎沒有乘勝追擊，但那一年蘇裴禮卻因為三個能耐兒子，進宮覲見皇上。

蘇裴禮與皇上相談甚歡，皇帝給他一個太傅官位，進宮教導皇子。

殊不知江湖術士所言無半點差錯，他才進宮兩趟就病得下不了床，多少太醫都找不到病因，湯藥都當白水喝了，病況仍沒有半點起色，直到蘇老太爺懇求皇上撤了蘇裴禮的官位，他的身子才一日好過一日。

人啊，拚不過命。

這事太有趣，京城上下都傳了個遍，最後皇帝賞下大宅院，命蘇裴禮一起教導眾皇子和蘇家兒子。

之後皇子長大，蘇家兒郎一個個入朝當官，父輩的憾恨讓兒子給彌補上。

皇帝駕崩，新帝繼位，新帝是蘇裴禮的徒弟，和蘇家兒郎一起受教育長大，有這層同窗關係，蘇家聲勢如日中天。

兒子養大了，蘇裴禮無事可做，便在京城掛牌開書院，侯一燦和大哥都被他親自教導過，師生關係融洽。

前幾年蘇裴禮告老還鄉，回到濟州也開了間小書院，他早就不授課，除非是他看上眼的，才肯親自傳授一二。

這回侯一燦來到濟州，當然要來拜見師父。

「主子爺，要見蘇先生是不是該先備點禮？」

大周朝上下，誰不曉得鎮國公府的二公子不殺敵、不當官，只醉心黃白之物，身家多得數不完，既然如此，兩手空空的上門，會不會太失禮？

侯一燦莞爾，安溪武功高強，可以幫他揍人之外，最大的功用就是他那副婆婆媽媽的嘮叨性子，能替他注意到許多瑣碎小事。

「行，你去備禮，隨後跟上！」一聲令下，侯一燦繼續大步向前。

安溪呆愣在原地，傻傻盯著主子爺的背影，唉……跟了這麼一位爺，他能不操碎心嗎？

不管有沒有備禮，侯一燦都被熱烈歡迎地迎進蘇府。

他直接進了書房，蘇老爺的書房等閒人物不可進，不過侯一燦在蘇老爺眼裡，可是個非等閒人物。

一進書房，看見趴在桌上寫字的小少年時，侯一燦微愣，多瞥了兩眼，隨即嘆喟一聲，他的大老闆還真是……菜市場臉吶。

「快過來，看看我的小徒弟！」蘇裴禮撫撫花白鬍子，笑咪咪地望向侯一燦。

與其說侯一燦是他的得意門生，不如說是他的忘年之交。

這些年，侯一燦五湖四海到處逛，碰到新鮮有趣的就寫信告訴他，找到稀罕珍貴的就千里迢迢送過來，每次讀著侯一燦的信，他就覺得自己醉心仕途，像是白活了一輩子似的。

侯一燦上前，小少年起身拱手道：「小弟徐宥善，見過侯公子。」

他從蘇先生嘴裡聽過太多侯一燦的事蹟，聽得他心生嚮往。

徐宥善？和徐宥慈什麼關係？來不及細想，侯一燦笑著拍上他的背說：「什麼侯公子，叫燦哥。」

「對，阿燦最不耐煩世俗禮節，就喊燦哥。」蘇裴禮笑道。

「燦哥。」徐宥善一笑，他喜歡這個親切的大哥哥。

侯一燦拉著徐宥善坐到圓桌旁，反客為主，翻杯子倒茶，一人一杯。

溫茶入肚，侯一燦滿足地道：「還是先生這裡的茶好。」

「全是你送的，你是誇我還是誇自己？」

「用一句話就誇上兩個人，豈不是划算？」

「你啊！」蘇裴禮指著侯一燦，笑得可開心了，接著他轉頭對徐宥善說道：「記著，千萬別學阿燦，油嘴滑舌。」

「嘴不夠油，我哪能從老虎腳邊叨走肉骨頭？」他那個大老闆吶，唉……要不是為著一碗飯，沒事跑去伴虎，他瘋了嗎？

這話逗得蘇裴禮呵呵大笑，他是知情的，不過這種事，小孩子還是別知道得太多，於是他對徐宥善道：「你到前頭聽余師父講課吧。」

「是。」徐宥善起身應答，行禮告退後離開了書房。

侯一燦望著徐宥善的背影，直到門關起來，這才轉頭笑看向蘇裴禮。

蘇裴禮微哂，問道：「覺得眼熟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若不是年紀有出入，我會以為他是你老闆想找的那個。」

「哪兒能？那個人男生女相，長得不像我家老闆，像老闆娘。」侯一燦輕笑兩聲。

要真說像，他見過一個更像的，說來說去就是老闆大眾臉。

「我把宥善留在身邊，可不是因為他的外貌，這孩子的天資不輸當年的你，可惜啟蒙得太晚，否則……」

「否則師父又要弄出一個十歲秀才，名揚天下？」

蘇裴禮呵呵笑開，回道：「我確實這樣想過。」

阿鈞和阿燦這對雙生兄弟八歲那年，他就想讓他們下場試試，可是阿燦太有主見，竟然拐了哥哥，兩個人躲到城外去，讓家人一通好找。

不過沒差，他們十四歲那年，他聯合教武功的何師父強壓著兩人上考場。

阿鈞武功好，拿下武狀元，阿燦書唸得好，拿了文狀元，同胞雙狀元，讓他在隱退之際又在京城大大露了一次臉。

「千萬別，少年成名不是好事，您還是給善善一個快樂的童年吧。」

「你不懂，那孩子與你不同，他早熟懂事得讓人心疼。」

早熟……侯一燦不自覺想起老頭兒似的徐宥慈，人之所以早熟，還不是環境所迫，誰樂意呢？

「先生還是多關照他吧，如果他真是可造之材，別讓人毀了他。」

「我知道，好了，不談善善，聽說南北大道真的要開通了？」蘇裴禮精明矍鑠的眼眸盯著他不放。

這想法是他們師徒倆書信往返時定下的，沒想到這麼大的工程，阿燦竟有本事說服皇上點頭。

「師父能不知道？少裝了，我不信蘇三哥沒寫信告訴你。」侯一燦輕嗤一聲。

蘇三郎是工部侍郎，皇上定案後，這事兒自然要交代工部去辦。

「說了，我要問的是，這次你出了多少血？」

講到這個，侯一燦長嘆口氣，冤吶！他比出三根手指頭。

「三萬兩？」蘇裴禮問道。

「哼哈！」侯一燦翻白眼。「你以為上頭是吃素的？」

「不，他是吃鮑魚燕窩魚翅的，三十萬兩？」

侯一燦點點頭，皇帝老子的胃口越養越大，大到讓人抓狂。「唉，以後沒銀子給先生蒐集奇珍異寶了。」

「這話拿去騙別人吧，拿來誑你師父？」蘇裴禮瞪了他兩眼，撫撫長鬚，又道：「銀子從你左邊口袋漏出去，很快就會從右邊口袋收回來。」

侯一燦拍手大笑，果真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蘇先生。

沒錯，他精算過了，光是打算轉賣的鋪面，就能把本錢和給皇上的「買路財」給賺回來，至於利潤，自然是土地和接下來要經營的新鋪面。

穿越後，他終於明白，對商人而言，內線交易和官商勾結有多重要。

「師父，老闆讓我順道問問，您幾時有空，能不能進京一趟？」

「讓我進京？做什麼？」

「想辦百叟宴，需要一個年高德劭的撐場面。」

還打算在師父的生辰日辦呢，說到底，那位確實是個重情的，要不是這樣，他的銀子能給得那麼痛快？

「回去幫我帶個話，就說老夫年紀大了，動不得。」

「您都知道那位是吃鮑魚燕窩魚翅的，怎會不知道您身邊有多少眼珠子盯著？走一趟吧，我家祖父也想您了。」

蘇裴禮笑彎眉毛，能被那位惦記著，看來當年下的功夫沒白費。「知道了，讓我再想想。」

師徒倆近兩年沒見，這一聊，時間飛快，轉眼就是兩個時辰過去。

書院下學，前頭一陣吵嚷，學子們難得輕鬆，三三兩兩回家。

小廝青松走進書房。「稟老爺，徐姑娘想拜見老爺。」

「有慈？」

「是。」

蘇裴禮看了一眼侯一燦，意思就是有客在，不方便。

青松看明白了，但還是又道：「徐姑娘似有重要之事。」

侯一燦笑著接話。「沒事，我到屏風後面避避。」

他嘴巴這麼說，心裡卻樂著，才剛想著能不能在離開之前見她一面，沒想到見一次叫意外，見兩次叫巧合，連見三次，可以稱得上是緣分了吧？

「今兒個留下來，不醉不歸。」蘇裴禮道。

「師父還能喝？」

「老嘍，沒千杯不醉的本事，但還不差。」

侯一燦呵呵一笑，回道：「知道了，今兒個就在師父這裡住下。」

聞言，蘇裴禮樂開懷，揮揮手，青松便退下去喚人，侯一燦起身走到屏風後頭。

不久，徐有慈和徐有善連袂進書房，兩人一起跪在蘇裴禮腳邊。

蘇裴禮大吃一驚，忙著要攙起兩人，問道：「這是怎麼了？」

姊弟倆不願意起身，反而伏地叩首，徐有善道：「徒弟有事相求師父。」

「說說。」蘇裴禮不自覺皺起眉頭，徐宥善向來穩重，會有這樣的舉動，肯定是有解決不來的麻煩。

「稟師父，母親病重，大夫說就這幾日的光景了，宥善懇求師父，待母親過世，緊盯著父親，為母親操辦合理後事。」

合理後事？這要求太奇怪，徐國儒這人，學問不怎樣，卻是再好面子不過，不必任何人開口，他定會慎重處理嫡妻的後事，何況關氏樂善好施，救濟鄰里貧困，一旦死訊傳出，定會有不少人前往弔唁，就算做給旁人看，徐國儒也會盡心，他不懂這兩個孩子在擔心什麼？

「關氏為正妻，就算徐國儒再寵妾室，怕也不敢輕忽，更何況有你們兩個孩子看著。」

徐宥慈的眉心皺得更緊了，她和弟弟對望，像要做出什麼重大決定，最後她開了口，「母親讓我們在她離世之後，迅速離開徐家。」

「離開徐家？！」

關氏是病得神智不清了，怎麼會讓孩子做這種事？此事傳揚出去，徐宥善的名聲還要不要？光是不孝這頂大帽子扣上，往後在官場上他還有什麼前途可言？光是御史的口水都能把他給淹了。

「是，母親幾次叮囑，宥善、宥慈不敢不遵母命。」徐宥善道。

「糊塗！關氏想毀了你們嗎？！你們才十二歲，要是離開家，你們要怎樣生活？就算夫妻不睦，關氏也不該這般慫恿你們，不行，我得和你們父親談談。」蘇裴禮忍不住怒了，他對徐宥善向來悉心教導，可不想讓人毀去。

徐國儒寵愛小妾、冷淡正妻之事，他確實有耳聞，他也曉得徐國儒看重庶子勝過嫡子，雖然匪夷所思，可關起門來，家家都有本難唸的經，他這個外人是管不得的，但他絕不能任由關氏把孩子的前途給生生毀掉！

徐宥慈重重一磕頭，說道：「若蘇先生想斷我們姊弟活路，讓我們死無全屍，那麼就去吧。」蘇裴禮怒斥，「胡說八道！虎毒不食子，身為子女，怎麼可以誣蔑父親？」

「虎毒不食子，偏偏世間有比老虎更兇惡之人，他們不介意推子女入火坑，認為用子女的骨血為自己鋪就錦繡大道是天經地義之事，蘇先生認識錢大富嗎？要不要去探聽探聽，父親是否要將宥慈嫁入錢府？」

蘇裴禮眉頭一擰，錢大富？他都四十歲了，一堆通房姨娘，貪財好色，糟蹋了多少好人家的女兒，徐國儒堂堂的讀書人，竟要把女兒嫁到那種人家？他不信！他會去查證的。

見蘇先生不語，徐宥慈喊一聲善善，兩人眼神交會間，她點頭，善善咬牙將衣服脫下，他的前胸後背有著縱橫交錯的猙獰傷疤，青青紫紫，不忍卒睹。

這是往死裡打啊！蘇裴禮驚得說不出話來。

「蘇先生可知道這些傷是怎麼來的？因為父親缺錢花用，鬧到母親跟前，母親病犯沉痾，全身疼痛，好不容易大夫施針令母親入睡，父親來鬧，善善不過勸了兩句，便得到這個下場，娘在，情況都是如此，倘若娘不在了，蘇先生認為我們還能夠倖免？」徐宥慈說得氣憤。

蘇裴禮對上兩個孩子堅定的眼眸，一時間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，只能沉默。

屏風後頭的侯一燦串起前因後果，終於明白這就是徐宥慈急於把鋪子脫手卻要求保密的原因，她正在祕密籌劃，待母親一死就帶著弟弟離開徐府。

不過他同意蘇裴禮所言，此事著實太兒戲。

他們姊弟倆不過才十二歲，又長得金童玉女似的，說不定剛出濟州就會被人口販子擄去，外頭的世界有好人，但壞人也不少，他們把事情想得太簡單。

他自認為不是什麼好人，他欺負她，欺負得理所當然，但他能做的事，不代表他允許徐國儒做。

徐國儒這種父親，不要也罷！

侯一燦鳳眼微眯，也不知道是對誰不爽，本就腹黑的他，這會兒心肝腸腎都染上墨汁，他想使壞，而且打算壞得徹底。

勾起桃花眼，他從屏風後頭走出來，笑著問道：「對於如狼似虎的父親，你們只想逃離，不想求個一勞永逸？」

聞聲，兩姊弟同時抬頭。

徐宥慈還來不及理解他為什麼在這裡，嘴巴已經搶先一步問道：「怎麼個一勞永逸法？」

「比方……除籍。」

聞言，徐宥慈和徐宥善的心一陣狂跳，他們討論過無數次，但始終找不出辦法，他怎麼能說得這般輕鬆？

蘇裴禮不知道侯一燦幹麼跳出來攪和，這事兒還得再查查清楚，說不定只是後宅婦人的淺見，萬萬不能因此禍害了孩子，只是善善的傷又作不得假……難道徐國儒真是個道貌岸然的傢伙？

看著滿臉自信的侯一燦，他想了想，也罷，他見多識廣，會做出這個決定，定有其理由。

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，交手過一次，徐宥慈再清楚不過，侯一燦是個無利不起早的商人，怎會平白無故對他們施恩？她下意識舔了舔唇，輕聲問道：「侯公子有什麼條件？」

侯一燦甩開扇子，微微一笑。不錯嘛她，進步神速，知道施恩必求報才是商人本色。

他那樣的笑容，再加上明明天冷，他還在搥扇子，引得徐宥慈冒出陣陣雞皮疙瘩，頓時有種不好的預感。

終於，侯一燦揭曉答案了，「我要妳為我所用，三年！」

徐宥善不願意姊姊去當下人，即使她的主子是他崇拜嚮往的燦哥，可是姊姊一個問題就把他問倒了，「到京城後，你勢必要進書院讀書，難道你放心我一個人住？」

有人能夠依附，總比獨自生活來得強，姊姊就算再聰慧，終究是個十二歲的小姑娘，萬一碰到地痞流氓，無權無勢，誰會出手相幫？

幾經考慮，徐宥善不得不點頭。